



目錄

二十八卷

箴

慎獨箴

謹言箴

良醫箴

堪輿箴

銘

陋室銘

內省齋銘

端硯銘

硯銘

贊

文昌像贊

伏龍居士像贊

陳廷鎮處士贊

陳元聲處士贊

王仲鳴像贊

艾穎生像贊

龔柴丈像贊

熊約生同卿像贊

文燈岩銓部像贊

廖聯輝佳城贊

覺菴周翁像贊

盧艾山像贊

黃仙裳繪陳澹仙像贊

內省齋文集卷之二十八

南豐湯來賀念平著 原字佐平

箴

慎獨箴

勉修身先慎獨。惟此關分人畜。居暗室今不可瀆。一舉念兮貴。嚴肅期尚友。今多誦讀。志道德兮毋干祿。一時得失兮豈若干。秋之榮辱。俯仰無怍。今雖衡門而自淑。欲尋真樂兮毋自欺。而徇欲噫嘻。吁過初萌。今改宐速。習既端兮性乃復。敬之哉。惟慎獨。

謝秋水曰醇儒之言學者時時佩誦自能增坦蕩之懷貞吉之福。

謹言箴

慎爾出話。厥惟誠確。爾之弗慎。恒罔自覺。習而成詐。斯爲巨惡。或致欺人。或爽己約。人咸疾之。視猶鯨鱉。或自矜詡。或輕然諾。喪厥威儀。卒成浮薄。靜言追悔。能無愧怍。尤堪鄙者。莫如戲謔。允傷風化。鮮不爲虐。哀彼庸流。競稱脫略。積習旣深。無可救藥。正人聽之。咨嗟駭愕。名教之中。自有可樂。與其放曠。寧循謹恪。克慎樞機。斯爲實學。

謝秋水曰。詳明懇切。人人當佩誦。

庸考本曰若因醫世人空風論

五人之心各有所向或為名或為利或為利或為名或為利或為名或為利或為名

或為利或為名或為利或為名或為利或為名或為利或為名或為利或為名

或為利或為名或為利或為名或為利或為名或為利或為名或為利或為名

或為利或為名或為利或為名或為利或為名或為利或為名或為利或為名

或為利或為名或為利或為名或為利或為名或為利或為名或為利或為名

良醫箴

自昔濟人之廣。惟賢相與明醫。希文此言。蓋謂人命攸司。任大

責重。而天人皆不可欺。行之而善。則澤及子孫。名垂百世。而不

特取重於當時。一或有誤。則惡聲傳播。且殃及於來茲。蓋實難

逃乎冥責。奚特外懼乎人。非是故與宰相之尊位同一危機。嗟

彼世醫。輕視此道。僅為餬口之資。偶獲一效。遂矜神奇。幸虛名

之驟獵。輒自是而不疑。將未久而敗露。卽追悔而已。遲惟彼良

醫。正直無私。先清心而寡慾。必晰理於精微。故能不執成見。而

因人因地。往往變通。以適宜其心。專乎濟世。遇貧病而必救之。

且虛懷以求進嘗既慎而彌思雖學問高明閱歷深久而猶慮其或違是以其術益精而莫測其所涯百爾君子仁術可爲所當戒者勿被聲色之所昏勿爲貨賄之所迷多讀書而弗倦取古昔以爲師名已揚而不驕方屢效而兢業自持庶幾乎功同賢相利澤弘施天下之德其孰能大於斯

謝秋水曰吾願習醫者將此箴時時掛在眼上憶在心頭以此爲起死回生良劑將自己一身沉痾痼疾攻治淨盡然後起人之疾無不霍然應手矣

堪輿箴

嗟堪輿之理微何斯術之盈世揆世俗之浮情輒歆人以富貴謂獲效于崇朝餌愚夫之所冀逞雄辯若波濤衆皆非而獨是

侵奪之源

幸山水之默然斯莫辯其真僞不深繹乎陰陽惟附祖爲長計圖購山而分價指休靈爲生氣雖衆庶之無知豈幽冥而弗畏思片語其非輕固一家之所繫彼祈我以安親忍專之而爲利使所行其弗當心奚容以不愧既業茲而濟人必心存乎信義視人豁如已骸雖聰明而勿恃學猶淺而緩行勿以人爲嘗試術旣精而彌慎勿以茲爲游戲遇侵祖而奪人當正言而勿替

必矜貧而恤孤。毋奔走于權勢。宐取協乎公評。毋誇奇而競異。矧山川其有靈。洵造物之所秘。惟竭誠以助順。斯無悖乎天意。周伯衡曰。一箴形家至論。皆從仁孝性中流出。張孟常曰。楊菴精于此道。乃不談地理而談天理。真仁人之言。

吳瑞虞曰。至理名言。字無虛設。可作堪輿寶訓。廖獻之曰。發揮天理。曲盡人情。術家奉此。明訓福世。何量。

銘

陋室銘

予里陳冠伯所居隘甚。自名陋室。予曰。子亦知有廣居乎。人皆有焉。而弗能居。但竭力經營。復其固有。則斯室不陋矣。冠伯曰。敢請爲銘。書紳。勿替。於是爲之銘曰。人於斯世。莫匪蘧廬。茲室雖陋。啟處自如。嗟彼廣厦。一身奚需。雕甍繡闥。祇苦拮据。古來亭榭。廢爲丘墟。僅容旋馬。自覺有餘。行觸門楣。令聞攸垂。矧知安宅。奚屑區區。請遠師乎昔賢。日繇繹乎經書。靜觀萬物。窗草不除。吟風弄月。浩浩愉愉。旣已棲衡。

內省齋文集二十八卷
而樂泌奚賦上林與子虛惟尋孔顏樂處庶幾乎天下之廣居
徐仲光曰讀罷使人有春風沂水之適
胡綱文曰浩然充塞條然自遠劉夢得作膾炙幾千年矣覺
此後來居上

內省齋銘

人有天性名曰秉彝所習非禮真性遂漓人禽之異辨厥幾希
君子務學慎諸隱微雖處暗室如在九達森嚴指視奚容自欺
嗟予小子與道多違外雖敬慎心或內馳撫膺自愧難掩獨知
過情聲譽君子恥之先師所戒居之不疑其行既久小人之歸
我之恒省猶懼厥遲我之不省雖悔何追以是名齋庶鑒于斯
徐仲光曰平實透切直提聖學根宗

端硯銘爲姪遠題

昔予官粵東。矢不持一硯。今踰三十秋。粵人何重念。饋石者多。厥意云何。像予經。經今兼勵。予以琢磨。諒予夙志。今斯所饋。其靡他。佳哉。茲硯。予所珍。欲垂久遠。需其人。惟子善書。協吾志。以茲相貽。傳百世。

羅珂雪曰。堅以栗。其質蒼然。

與融爲文人眼

餘有諸公

內省齋文集二十八卷
硯銘爲友人題

繪有龍魚

川岳儲精。非琢磨而曷成。溫潤而栗。寧特資乎管城。魚龍以毓。今變化維靈。弘敷霖雨。今溥濟蒼生。

孔正叔目鏗鏘可誦

贊

文昌像贊

之。閩友吳雲若以文昌像求贊兼請楷書因作此贊而書

惟天聰明赫赫厥靈善惡之鑒深察于未形淑慝之辨默聽于無聲舉世相傳謂奎璧之騰輝能主宰乎幽冥則凡廟廊之遇合豈一時倖致夫顯榮恒視其祖父之所積與其人之生平果欲興文而勵行亟宜主敬以存誠

謝秋水曰歸重心德善行乃得神道庇佑阿護之本意彼徒

事諂媚者。可以廢然返矣。

數語耳。可該太上感應之旨。弟敦實。

伏龍居士像贊

伏龍居士。盱南隱君子也。事親孝。撫孤侄而長育之。盡其道。潔已好施。訓子以聖賢。其所遊徧天下。任其剛性。不畏強禦。人咸服之。且勇而多藝。嘗禦寇于家。運籌于旅。練保甲于鄉。衆恃以無恐。其才足以大用。而高尚其志。豈無所得而然哉。夫性剛者。來怨才大者。致忌。居士兼此。而衆安之者。何哉。服其公與誠也。語曰。惟公者。能以剛服人。其于居士見之歟。贊曰。其待人也誠。其自治也剛。中涵雨露。外肅冰霜。惟孝思之廣錫。斯身立而名揚。

吳仲升曰高削簡勁而有曲折之致非名手不能
王元倬曰此亦獨行君子世所希覲讀此如見其為人

陳廷鎮處士贊

如○嬰○在○懷○如○玉○在○璞○澹○爾○無○營○悠○然○自○樂○陵○谷○雖○遷○葵○心○灼○灼○
疾○風○勁○草○居○焉○卓○犖○

徐仲光曰極真極肖廷鎮先生呼之欲出矣

陳廷鎮處士贊

陳元聲處士贊

其靜重也若迂。其肫摯也若愚。綱常大義久而弗渝。非素行之久孚。奚能取信于鄉閭。獨寢不愧衾。獨行不愧影。其元聲之謂歟。

徐仲光曰元聲品行端方為鄉鄰所敬信義夫四十年亦其事耳此贊得其大意洵闡幽之筆

王仲鳴像贊

聞君夙昔孝友和平。觀茲遺像儼兮若生。子姓拜瞻翼翼兢兢。致慤則著視于無形。惟述追乎厥德。斯丕振乎家聲。謝秋水曰為人子孫題祖父像贊當以此種為式

艾穎生像贊

其貌穆然。其衷肅然。不爲身謀。而惟訓俗之拳拳。始終弗渝。自若其天。瞻此遺容。宜思所以象賢。

孔正叔曰。贊像亦故套耳。一經先生品題。便覺其人足重。末句凜然。艾氏子孫。迄世守之。

龔柴丈像贊

柴丈居金陵。聲氣廣洽。筆墨精奇。聞其宗親中有匱乏者。曾作字畫畀之。以周其急。然則苟有仁心。何在非救濟乎。一日攜像示予。因作此以嘆美之。

高標奕奕。雅度祁祁。雖多才藝。弗立町畦。惟昔東坡徵稅。憫民力之凋疲。聞有扇而未售。因卽取而繪之。一時爭購。其濟靡涯。柴丈行誼。正與同揆。以翰墨爲慈航。斯百世其可垂。

又允言曰。引東坡一段。設想最奇。像贊之能異于人如此。

文用昭銓部像贊

文山之裔。卓然剛毅。師友淵源。咸有所自。瞻厥遺容。永懷夙昔。之聲氣。知子姓之振振。必傳家以孝悌。其惟敬慎持躬而弘推其利濟。

喬孚五曰先生叙文允言集纏綿周摯此雖以數語括之而意味油然無盡。

熊約生同卿像贊

棲遲廬阜如勿軒之表于建陽講經鹿洞若天備之著於豫章
溯掖垣之正直美諫草其煌煌績溪士庶猶載甘棠伊人雖往
俾予景行惟哲嗣之輩出克敦庭訓而不徒標繼述于文場知
休徵其海至昭勁節以流芳

其喬孚五日引熊氏二君子真屬天然巧合

廖翁指點佳城像贊

予與綏安王旭日交善嘗言其舅廖翁聯輝精堪輿術
予雅慕之然予至綏邑則聯輝已逝矣予以未得一觀
爲憾而旭日同予遊山至潭坑曰此吾舅所指也曾以
此山繪一圖冀傳不朽予察其山川果佳城也丙辰夏
旭日持是圖求贊于是爲之贊曰

猗嗟聯輝悠悠我思遺容儼雅雙眸若璃呼之欲出繪事洵奇
滑陽之誼佳城是貽惟我旭日研心于斯故舅氏之攸指遂枕
允而弗疑平生樂善今其酬在于茲兮

謝秋水日行敘事于像贊之中脫盡虛譽常經

覺菴周翁像贊

惟翁行誼周急樂施平生隱德鄉黨攸推撫猶子若所生惇仁讓于孝慈高年無疾豫道行期緊長逝如羽化豈世俗之能幾仰義方之庭訓瞻遺像而可思令子鴻文即鹿特冠斯時將為

朝陽之鳳以應梧桐之葦萋像中繪梧桐數大株

張且復曰先生從白下來每道鹿峯文章氣誼此又推原庭訓可謂知言

畫文山翁贊

內省齋文集二十八卷 覺菴周公像贊

七

內省齋文集二十八卷 盧艾山像贊

惟琴幽靜可訓和樂。惟雀清癯可風澹泊。惟松與梅亭亭落落。伊勁節以凌霜。故昂霄而聳壑。憶翁生平必瀟灑而磊落。以茲繪容寧無所託。奕世著存即可於斯而勉學。許師六日就所畫而言。虛靈有旨趣。

黃仙裳繪陳澹仙遺像贊

維我澹仙大節凜然。雖存經夫患難而終始其弗遷。猶憶同事相得藹焉。匡予之所不及。而三載其周旋。嚴氣正性。疾惡尤專。讀讞詞之文藻。如左國與孟堅。慨滄桑如夢幻。俄三十有七年。嘉哉黃子古道纏綿。不以炎涼而稍易。不以存亡而遽捐。思君之不復覲。而繪像以長懸。洵千秋之誼。俾予亦撫今追昔而悲。勵以流連。澹仙摩挲紙上。宛音容之在前。假令君之桃李。盡如黃子。則蒸嘗百世。而又何憂乎弗傳。

王崑繩曰悲涼澹宕如洞庭水波而木葉下。

王寅歸曰悲京歌亦收同或水郊而木寒下

盡收黃下似蒸嘗百世而又神憂乎與新

○樹○以○流○報○○
○樹○以○流○報○
○樹○以○流○報○

之不剪賊而餘則以長續則千沐之崩野千亦琳今雖昔而悲

墓姑黃千古首豐歸不以美京而然不以存亡所後許思

○請○補○歸○
○請○補○歸○
○請○補○歸○

即對萬壽國行女之淚不效而二歸其因或補原五卦幾惡火車

○非○好○新○山○大○
○非○好○新○山○大○

黃山交德身謝山後所贊

目錄

二十九卷

墓誌銘

吳仲升處士墓誌銘

徐養貞先生墓誌銘

紹雲熊翁墓誌銘

吳周旌明府墓誌銘

孝廉黃正兩墓誌銘

楊伯子墓誌銘

述侄墓誌銘

涂母鄧氏夫人墓誌銘

妻母王孺人墓誌銘

墓表

內省齋文集二十九卷
墓趙矯園墓表

謝處厚先生墓表

崔貞伯先生墓表

卞應侯墓表

陳紫階墓表

熊母黃孺人墓表

史母姜孺人墓表

內省齋文集卷之二十九

南豐湯來賀念平著

原宥佐平

墓誌銘

吳仲升明府墓誌銘

君諱堂字仲升別號通隱其先世宣公自蜀徙臨川之石井傳至十九世竹溪翁始偕子誥山徙于金谿之大唐焉誥山先生諱鋌以鄉舉爲令有聲擢戶部主事君之高祖也曾祖祿源翁祖少源翁父心泉翁母巫氏孺人心泉翁四子而君居次君年甫壯卽有文名崇禎丙子舉于鄉不以片楮入公門丁丑心泉

翁歿君一慟幾絕。巫孺人繼逝。君慟甚。勺水不入口者五日。宗
姻皆勸。乃少進。一粥三載。疏食飲水。足不一履。內室身不一與
外事。惟坐臥。樞旁朝夕讀禮。癸未北歸。卽以天下事爲憂。每談
及輒淚下。至甲申。聞變。君慟哭不已。丙戌。謁選。得福建之仙遊
縣。初至。例有公廨銀。爲新任有。君却之。封置庫中。君延訪利弊。
竭力興除。有擁衆千餘。至縣門。則饑民之倡亂者。君于勢豪家
擒一爲首者。責治餘。悉宥之。衆皆感泣。謝去。未幾。仙遊西界劫
盜蜂起。議勦焉。賊黨聞風。卽生擒賊首。以獻。詢之。則前日所釋
之饑民也。君取庫貯所却之例金賞之。薦紳有言。賊首家不貧。

宜據謀逆律籍其產。君曰。此愚民無知。若以大逆沒產。則株連
者衆。吾不忍也。于是止斬渠魁十一人。而賊黨數千悉解散。是
時君病甚。猶齋宿禱雨。然決意辭職。乃具文以病請。得解任。而
師及境矣。君望空哭拜。將自縊。以家人救止。士民必欲留君。君
曰。此速吾死耳。衆知志不可奪。乃止。寓南鄉慈孝里。依義士鄭
君贊家。新令孫某強君交代。君不可。胥吏逼往郡。不得已。諭兩
人翼之入。佯病仆地。當事曰。旣老且病。可亟歸。君還寓。惟閉戶
讀書。與士子講學而已。戊子春。遷寓邑東之天陽山。而慈孝里
遂被兵蹂躪矣。天陽山地界兩邑。居高而險。于是強有力者據

以爲寨當是時閩海沸騰以要職召君君堅辭如是者屢矣君知事不可爲終不往秋七月勁旅雲集皆望風奔遁越三日府發兵洗天陽寨師次山下星月皎然登嶺忽陰霾四塞其將領下馬拜祝曰天不欲吾烈此山乎當卽班師遂皎然如故乃詫異而還已丑春忽有急扣門者旌旗滿目衆大驚有主兵者先入則舊部民也見君卽率衆拜曰督府令會兵洗寨吾恐府兵先至故急來相護耳旣而衆兵咸集君徐爲士民解免于是同寨居民皆獲無恙是秋有貧民陳文侯倡助穀歲歛五十石以餽君于是得免于饑辛卯秋興化守朱君國藩以同鄉請見安

事迎入署內凡大事必得教而後行會有以謀逆誣故家子李生及天陽寨兩民者君力白其寃乃得釋居二月還山時山海多竊發聞君在天陽相戒勿犯朱君勸居邑以避嫌壬辰春乃徙入城君去而天陽居民遂遭焚殺矣君寓城當事以利弊咨亦有段落關鎖皆不應惟事情至重人所不敢言者必極力言之救舉人陳彤

于府道生員黃紀于縣皆大辟獲免又陣獲一僧時朱公攝道篆鞫之株連仙遊富生及故家子弟一十七人君憫其寃卽馳札救之朱君知其無私也槩釋焉其人來謝君曰太守自知爾枉我何與焉君居邑兩載人不敢干以私有學博鄭君煥新令

陳君有虞，皆敬君。欲執弟子禮，陳楊二鎮將皆致幣于君。君爲舊居，停鄭君贊，減免餉銀，楊欣然從之。君念家有長兄，欲亟歸，而陳鎮力贊成之。且給信牌，令箭，仲冬朔起行。合邑餞送者百餘人，士民皆涕泣，不能仰視。君離邑甫二月，而仙遊遂有屠城之慘矣。既歸，四壁蕭然。君不以介意，館于疎山，以餬口。時屯道翟公鳳翥造邑，請見郡邑諸長吏，嘗致候。君屏跡城市，從不與謀。面至則惟以書謝而已。君享年七十有六，元配楊孺人有子三：鍾球、鍾璞、鍾瑜、孫四人。先是楊孺人葬于車田祖塚之右，今合葬茲山，遵治命也。其子以誌銘屬賀，乃泣而銘之。銘曰：

八載居仙，大節凜然。慈孝天陽，與邑三遷。君一去後，遂不獲全。君在流離，救拯惓惓。敬君者人，佑君者天。卜君世澤，億萬斯年。方爾止曰，仲升名燥。詞場予曾讀，其偶評及八科房。選手眼不羣，今先生彰其品行。始知其人，不僅以文傳矣。高士零落，睠懷聲氣，爲之憮然。

○響○入○可○不○爲○良○吏○哉

○吉○內○影○

正子徐養貞先生墓誌銘

封奉政大夫吏部文選司郎中徐公諱德耀字養貞建昌南城人也其先系出漢孺子傳十四世而臨汝公遠以唐乾符間節度使始自信州家南城越二十三世而至雪窻翁其曾祖也祖龍峰翁父東崗公世有令德母吳孺人公生而穎異及長好學念東崗公久倦遊乃起而代之孝養日隆後東崗公病公焚香祝天請以身代甲申聞北都變公慟哭累日不輟遂披緇不入城市其忠孝至性如此公治家嚴擇師課子必時詣山齋密省其勤怠霜晨雨夕無間讀經史公皆坐督之故長子升伯垂髫

有文名。已卯仲子仲光。掄江右第二人。報至。公不爲動。曰。棘闈何事。求賢何意。可無念哉。辭僕從。謝請托。約姻友。惟嚴及仲光。成進士。公在長安。賀嘗侍坐。竟日。公訓以卹民。惟先潔已。取世之富貴利達者。以爲戒。若嚴師焉。及爲澤州守。公居署內。儉約如常。仲光事事稟命。諸所興革。公悉規畫之。澤民愛戴。治行爲天下第一。仲光爲銓司。賀謁公旅邸。見公乏暑具。饋以布。公卻焉。曰。兒曹忝此。則寸絲不可入門。未幾。特擢典銓。公聞命。卽杜門謝客。有樞屬被議。大臣薦爲監司者。需部覆遣人詣公所。持五千金爲壽。公罵曰。忍喪我平生乎。斥之。仲光釐銓弊。拒勲輔請。人不敢干以私。雖被黜者。無怨。故上嘉其廉。賜御書慰勞。非公孰克成之。公弟育貞翁。客遊不返。一子二女。皆公撫育。而嫁娶之。戊子。賀恒侍公側。公談及吳孺人。暨育貞翁。未嘗不泣下。公好施。遇荒。輒賑貸。或蠲租。弛息贖鬻。子惠旅人。澤暨枯骸。皆設誠致行。惟廣惠倉有俟于繼述焉。公剛直明敏。鄰有過。惟恐公聞。有關者。取一言以折之。公抑強植弱。無所私。於是近境數載。訟獄衰息。公於旅次。運籌脫險。生擒巨盜于鄉。屢捍客兵。咸罔敢入境。公具將相才。而未竟其用。豈非有待于後世歟。公之生歿。皆爲戊子歲。娶全氏。誥贈太宜人。生子二。長曰英國子。監

內省齋文集二十九卷
助教娶陳氏次日芳文選司郎中遷翰林編修娶潘氏封宜人
公有側室饒氏生一子曰藻女一皆幼孫五日一麟一鸞六驥
一熊一鶚今以癸巳菊月葬河西之清河墩仲子跋履山川隆
寒盛暑弗輟備嘗艱苦而慎卜于斯焉將葬以誌銘屬賀賀思
公之善行不勝書書其所親見者銘曰
率履自躬至孝純忠式穀既成膺寵益恭施濟孔臧厥後彌昌
千秋萬世永綏于藏

吳仲升曰敘事簡嚴有班孟堅之風

紹雲熊翁墓誌銘

戊子春賀寓石門因孔登小孝廉得交熊子仲明見其端方磊
落因詢登小而知紹雲之賢甲子鄉黨既而仲明遠遊王青烏
術名著江南歸而卜宅兆得某山首坤趾艮卜某年某月某日
之吉而葬焉屬誌銘于賀具狀以示賀曰奚庸狀若翁之行昔
登小有照應悉言之未忘也翁執父之喪哀毀骨立事母葉孺人曲盡
孝道從兄子彥輝五歲喪父家殷宥有覬覦之者翁力持不怠
爲之均產冠婚竭盡教養俾彥輝得自立焉祠祭廢弛翁愷惻
開導且躬領祠貲生殖致豐廼創義田崇祀事勸子弟誦讀自

是衣冠林立宗族皆嚮義焉。歲饑捐貲勸賑以救荒。有暴屍于道者。具棺瘞之。平生弛債焚券。不啻千餘金。常修葺路橋。又好周人急難。里有爭訟者。得翁一言而解。故鄉鄰德之。與葉平川議姻。已而平川漸乏。或勸其寒盟。翁毅然曰。婚姻重事。吾忍效薄俗乎。竟娶之。邑侯聞其賢。歲請鄉飲。輒辭焉。翁少事詩書。既而服賈滇黔。用孝養厥父母。一日至楚。值秋闈。嘆曰。商不如士。盍歸而訓子乎。爰聘孔台垣先生課仲明兄弟。台垣先生者。登友而知其子。因子而誌其父。點映。開合。筆開而雋。小之父也。與翁爲道義交。親于膠漆。丁卯登小爲江右第一人。而仲明兄弟數奇不遇。堯友因多病習醫。遂精其術。仲明自甲

申變後棄舉子業。而習堪輿以濟世。故登小彌敬服之。戊子春。賀卻金王之招。變姓名隱于石臺梧枰間。惟仲明登小知之。每風晨月夕。相與對譚。卽歎歎感愴。賀益歎翁之賢而有子也。翁歿于丁丑臘月。方營窀穸。而有妖寇之亂。殞諸淺土。至于今而後卜葬焉。翁子二長。彥登。字堯友。次彥英。卽仲明孫。三士鰲。彥登。出土奎。士斗。彥英。出曾孫。三士鰲。出翁生于萬曆甲戌。諱夢周。號繼雲。娶黃氏。譜系自贅翁由豐城之壠山遷于雲林。傳五世而生廷璉翁。廷璉翁生雲鼎翁。雲鼎翁諱撫。素有讓德。而保全祖塚。則與鄭氏力爭焉。志于仁者必有後。豈不信歟。賀與仲

明善故爲之銘。銘曰：平流忘于二首，必有餘豈不計煥賢與中。德足以孚乎族，行足以表乎鄉。令子卜宅，亦孔之臧。銘諸不朽，以俟奕世之顯揚。

黃伯衡曰：以議論行叙事而雄渾古宕，足起八代之衰。韓愈

吳周旌明府墓誌銘

君諱樹聲，字周旌，號毅齋。先世由徽州祁門縣徙居金陵。至君而四代矣。君幼聰慧，讀書過目成誦，家貧甚，怡然不以爲意。風雨一編，擘晤達旦，泊如也。所生之母與繼母皆孀，君善成厥志。教授生徒，以館俸資養。殮年十九，補弟子員。於書無所不讀，學使者屢試高等，餼于庠。棘闈三別，及丁酉之舉于鄉也，忽聞事大獄興，凡入毅者悉召至廟堂覆核，而覘試之命題俱非所習。人人震恐，君從容應制，如夙構然。已而流言未息，因有三試之命。君探奇晰奧，詞藻最工。其瀛臺一賦，釐下爭誦之，得拔置第

三人越七年甲辰釋褐歸仍設帳于家。澹泊寧靜不殊寒士。慮
 已酉秋晤家旌三旌三極道君賢自以為不可及。予始與君訂
 交見君行已端方能究心濂洛之旨予益加敬焉。歲癸丑君授
 略陽令數月而干戈起軍士繹絡咸取道于略陽君以一書生
 曉夜支吾遂勞瘁而亡時甲寅某月某日也。秦中詎吾鄉最遠
 予未之知今年己未遊白門公子狀君之行請銘于予予為泣
 數行下思君之品可以為世羽儀而困于岩疆賣志以沒豈天
 所以生斯人之意乎。然君之居鄉既有冷名服官數月秦人思
 慕弗已。是則出與處兩無媿矣。君可以不朽矣。君之高祖諱明
 德歲貢生曾祖諱自新以進士歷官浙臬巡撫中州晉南少司
 寇清惠有聲不避權貴司寇公三子一諱汝琦一諱汝璋皆君
 之祖也。父諱儀潢繼父諱儀沆皆諸生。溯君之先世多有隱德
 源遠流長于茲益信矣。君享年四十有六娶鄧氏生子曰惟碩
 孫二人今君之子將扶襯而瘞于某山予是以為之銘。銘曰
 藹藹吉人淑慎無忒志在躬行古先是則遇不逢時位不滿德
 萬里孤城馳驅靡策首丘不歸幽明頓隔何處招魂。瞻懷疇昔
 銘以述之。千秋弗斁。

王礎生曰寫盡周旌平生筆力高古位不滿德四字尤有餘

愴。與去曰。為盡。風致。平。坐。筆。六。高。古。命。不。滿。辭。四。字。亦。亦。為。餘。以。張。之。千。煉。精。輝。

諸。葛。吉。人。歎。則。殆。志。其。以。古。式。及。後。世。不。到。其。不。滿。辭。四。字。亦。亦。為。餘。以。張。之。千。煉。精。輝。

蘇。武。流。其。千。煉。精。輝。其。以。古。式。及。後。世。不。到。其。不。滿。辭。四。字。亦。亦。為。餘。以。張。之。千。煉。精。輝。

蘇。武。流。其。千。煉。精。輝。其。以。古。式。及。後。世。不。到。其。不。滿。辭。四。字。亦。亦。為。餘。以。張。之。千。煉。精。輝。

蘇。武。流。其。千。煉。精。輝。其。以。古。式。及。後。世。不。到。其。不。滿。辭。四。字。亦。亦。為。餘。以。張。之。千。煉。精。輝。

孝廉黃正兩墓誌銘

孝廉黃翁正兩諱立方字幼輿世居廣昌曾祖西池翁祖復菴

翁國學贈徵任郎父召齋公以子貴贈中憲大夫嫡母劉太恭

人生母何孺人正兩年十八督學蔡公增譽首拔之益勵厥志

從家若士先生遊閱其文嘗擊節稱嘆己巳見知于蔡雲怡先

生庚午秋為給事傅君幼心所得士甲戌長安曰吾其歸隱矣

賀曰何早也曰吾母止生予一子孀居四十餘年今赴春闈朕

膝下吾不忍也語畢泣下遂戴星而歸及甲申聞變即銜悲矢

志而絕意仕進矣同鄉欲薦于朝正兩皆辭閉戶二十年辛亥

季冬以無病而卒享年八十矣。正兩三歲而孤。劉太恭人撫若所生。何孺人年甫廿二。卽相舟自矢。凡家務必請太恭人與兄石函先生。正兩少長就塾。石函督課。日嚴教誨。而成就之故。正兩與賀相對。未嘗不頌而感焉。嗟乎。世俗異母。往往視若路人。甚至等干讎敵。無他。忘其本也。石函念鞠子哀。而視幼弟如子。必成其德業。而後已。正兩能明天顯事。兄如父。年踰五十。事必稟命而行。不敢稍違其意。嗚呼。若二君者。友于兄弟。斯誠孝于其親矣。予見石函先生。歷仕有年。所至皆有聲。正兩嘗曰。吾兄雖爲太守。擢離憲。田宅未稍增。吾實以爲師。不敢負其所訓。嗚

亦疏宕

折大義足以醒世文氣

呼一門之內。能以道義相成。又豈世俗之兄弟所能幾其萬一哉。予聞何孺人艱貞苦節。不出戶庭五十餘年。如一日。正兩晨昏定省。孝養無違。乙酉。何孺人沒。哀毀倍常。水漿不入口。至行三年喪。必三十六月。而後止。日追念母恩。覺三年猶未足耳。至如經理祭田。修祖塚。不憚勤勞。有從姊適易者。養生送死。皆正兩資之。饒羅二友。貧不能葬。正兩以金贈之。此則推孝友之情。以及宗族鄉黨者也。初庚午。獲雋。傅君在浮梁。稱沃壤人。爭趨之。正兩獨不往。曰。吾受師恩。敢以俗情相累乎。郡伯又青李公。司理黃君石菴。咸欲招致之。皆辭焉。其潔廉又如此。嗚呼。世稱

孝廉亦名焉而已。若吾正兩，豈非能盡其實也哉？正兩娶李氏戴氏，子二，曰中惺，中理，皆邑庠生。孫七人，賡度、廩庸、廉廈、曾孫三人，曰耆士、周士、甫士，女三人。今卜某月某日葬焉。正兩與予同籍四十二年，知正兩者，莫如賀，故為之銘曰：鳳翔千仞，譜籍之光；節婦貞士，母子流芳。在昔友恭，今既怡怡于一堂，永推斯意，兮庶幾乎長發其祥。

謝秋水曰：議論夾敘事而行，大似歐陽子，不特表章正兩，且為石函先生作一全傳。

曲盡人情，令孝友之心悠然動，大有關於風教。任長人

楊伯子墓誌銘

君姓楊，諱毓芳，字紉芷，陝西涇陽縣人。曾祖一祖一父一

有政聲。君幼穎，善屬文，年十六補弟子員，試輒冠軍。

及壯，留心世道，於桑梓尤加意焉。鬪賊李白成，蹂兩河，君家涇

陽之雲鎮，鎮村落繁庶，比於郡縣。賊殫精銳，環攻君，糾鄉之勇

士，感以忠義，教以坐作進退之法，陷賊無算。賊力屈，遂解圍。雲

鎮十萬戶，賴以生全。涇俗喪葬侈儀，文不備者，不敢將事。君之

先世積十四棺，皆塗殯。太翁執掌宦途，時以為病。君奮然畫計，

附於棺者，必誠必敬，會葬數百人，咸服君之孝。思甲申後，家計

日窘太翁憂劇而病君婉請曰今雖貧見躬自操作安知故業不再復乎乃歷江湖蹈險阻僑寓揚州三十年跋履無間而仰事俯育皆有所資矣君於兄弟行最長巨細事成以身先至夜分靡倦交相友愛終其身如一日內政雍肅室中數十人無有以諄語聞者治家節儉惟享祀必豐歷傳家像至自秦中卽日戒籩豆致明禋時節所薦悉恪恭無懈君性簡淡諸子請以狐裘禦寒者卻弗衣曰吾父平生止一羊裘耳吾忍服狐裘哉晝有所爲夜必自思凡可以濟人者莫不爲之一日散步郊外見故人子蕭然孑立卽厚贈焉買泰州翁氏一女有年矣積弱鮮

食君知其念母也折券還之蓋心存厚道往往如是予所悉者僅一二事而已歲戊午中秋後二日以疾終於正寢易篋時惟訓子以德行享年七十娶李氏孺人繼娶申氏孺人有子五長曰必選揚州府庠生娶李繼鄭又繼盧繼王繼方凡五娶次日中選揚州府庠生娶劉次二曰英選娶王次三曰俊選次四曰推選俱業儒孫四人汝翼汝龍雲龍必選出汝舟中選出孫女一人必選出君歿之明年予遊廣陵得交君之仲弟蘭佩藹藹恂恂望而知爲儒者獨以不及見君爲悵蘭佩爲予述君之德而君之令子卜以冬仲之某日座君於某山又屬予以銘銘曰

三秦世胄、卜築維揚、溫恭孝友、夙擅青緇、令名孔著、
惟德允臧、琴書有托、奕葉禎祥、

張兼菴曰非附青雲之士烏能聲施後世。篇中敘伯子生平、
覺譽之惟恐不盡。

述姪墓誌銘

湯述字子錢於先大父純齋公爲曾孫於先君長潛山人格素
公爲孫於吾弟敦實爲第四子吾家自萬三翁世居南豐之西
里傳十二世而爲先君先君存日嘉述之博學多才而優於行
也於幼孫中注念獨深嘗以大用期之乃年僅十七遂遘疾而
終嗚呼是可悲也矣今卜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某山予泣而志
之曰述生而穎異言笑不苟善事父母父母偶病夙夜皇皇寢
食俱廢先君卒述哭之慟至朞小祥其病已垂危猶伏枕嗚咽
嘗自訂所爲時菀多所汰偶舉一題敦實曰存此何爲對曰王

父于尾聲。曾易數語。手澤所存。奚忍寘焉。疾革。父母顧之。泣述曰。命也。吾儒之學。天壽不二。若父母過傷。益深。兒痛將逝。口占一絕云。貧病年來白髮新。那堪此日倍傷神。夜臺一別無消息。父母憐兒兒痛親。誦其詩者。多爲之泣下。又嘗以諸兒姊爲念。條陳區畫。曲盡其宐。故予宗暨姻婭。莫不嘆其篤於彝倫。嘗讀李瀕湖本草。擬按人身分類。自頭至足。繫方於其下。彙輯以便觀覽。述雖髫年。而志之所在。未嘗不切于濟人也。辛卯除夕。某姻逸一婢。匿于鄰。訪而得之。索重贖焉。將質有司。述聞。請于父曰。河干相值。乍見而有惻心。亦可嘉也。旣而索賄。世俗嘗

以此伏辜。救人者不將自沮歟。矧富室多嚴。以此傲之。亦其福也。其明于大義。卽一事而有然者。述五歲。誦小書。卽求其義。從予族弟弼士學。弼士端方。勤勵遊約齋先生門。述因得聆其教。而先生遂器重焉。其歿也。先生亦甚悲之。爲立傳。憐其品也。述通五經。尤長於論史。能知治亂興亡之故。與人品邪正才德高下之殊。嘗曰。世近則事理相通。故漢人奏議。多借喻于秦。好觀紀事本末。暨吾學編讀。遜國紀。嘆曰。賢哉方正學。然于靖難之先。措置未善。得無遺憾乎。至奪門事。憮然曰。忠矣哉。于肅愍也。使於易儲時。早決去就。奚至羅斯難也。讀三案。曰。諸君子矢心

為國然不能無過語云。形成于疑氣生于激。其斯之謂乎。讀王文成集。喟然曰。洵王佐才。惜也未盡其用。閱熊芝岡事。嘆曰。才大而量小。其底于敗也。宐哉。論甲申之變。歎歎感慨。謂棄寧遠太遲。不召諸軍入衛。而遽議南遷。非計也。又嘗曰。萬曆以來。宗祿繁。故國日貧。邊才屈。故兵日弱。朋黨分。故政日亂。其論史精詳。雖老成名家。有弗追。此予所以感愴而悲傷也。述年十一。成文。先君每命一題。頃刻立就。所著時藝數百。皆可觀。然予不專取其文。而特嘉其行。猶記予為先君行狀。述請曰。某事倫于幻。盍刪之。一日論書法。予舉趙子昂。述曰。趙文敏何如。顏魯公。

大奇之。嘗侍予移晷。從容談文。而不及他事。今已矣。不復見斯人矣。嗟乎。予弟敦實。博覽醫書。精於其道。乃述病時。適當先君寢疾。敦實夙夜侍湯藥。既無暇及之矣。後及先君大事。敦實哀毀踰常。又不遑問及。而委之于羣醫。豈非命也哉。述雖未娶。然眾高其德。憐其才。不忍以殤子待之。噫。是可銘也已。銘曰。既百行之弗違。知生寄而死歸。貞珉鐫勒。以彰之。千秋。泯其在斯。

王汾仲曰。只在存心慮事。讀書明決。處觸緒紛出。不及哀慟。而哀慟愈深。所謂文之愴神悽魄者。

而哀憫愈烈。德歸文之。會。...

王侯。...

王侯

...

...

...

...

...

...

徐母鄧氏夫人墓誌銘

大冢宰徐公。...

靜菴黎川人。...

織是務。...

人克嗣。...

壁立。...

皇華。...

屹岵。...

遂其志。...

內省齋文集二十九卷
門內藹然無諍語。非夫人之雅量。其孰能之。至于仲氏庶出。視之如所生。教養備至。撫育三孫。慈而不暱。所以廣其學而成其品者。夫人之訓多焉。夫人性慈好施。汲汲然恐後。饑者食。寒者衣。病者藥。是以里中貧乏。咸戴其德。于不衰。僕婢有竊金者。事覺。惶懼。夫人竟宥之。其寬仁有如此者。至於貴而能勤。老而弗倦。鳳誥疊膺。不殊寒素。訓子孫以惜福。爲先。恒舉微時貧苦。以相勗。或宗姻宴集。衆矜新粧。夫人澹素自若。衆就窺。大驚。久之。或有媿且慕者。夫人於涂氏。婦德母儀。可謂咸備矣。其爲母也。有二男。兩女。長斯邵。官生。以孝友著。次斯皇。邑廩生。授中書。皆

有才行。而好學能文。著名郡邑。女二。皆有歸。孫男三人。曰大諒。曰大誥。皆廩生。曰大訥。應貢力辭。孫女四。皆適巨族。曾孫尚律。尚岷。尚崧。皆幼。曾孫女三。其一亦適人矣。餘尚幼。詳載冢宰公誌中。夫人享年七十有八。於今戊子六月初十日。終於正寢。以其冬。偕冢宰公合葬于邑之十五都黃沙渡。賀嘗過黎川。黎川人爲道。夫人儉德。愈于冢宰公。其事姑最久而孝行不衰。及詢之宗族。果然。嗚呼。夫人之德。不勝書。書其鄉鄰之所誦服者。昭婦順也。書其子若孫之賢。以著其惠。訓之不倦。昭母儀也。夫人之福。其未可量也哉。銘曰

厥德孔臧。厥孝允彰。厥心彌苦。厥後彌昌。黃沙幽壤。歸其藏銘。以垂世弗可忘。

方爾止曰。文有斷制。序次老而不繁。

矣。籍尚也。

文四皆。蘇曰。越曾。終尚。舉。文。皆。成。體。終。畏。三人曰。大端。

重脩謝處厚先生墓表

謝處厚先生。諱驛。宋詩人也。尚氣節。士大夫咸敬禮之。其子之純。事後母孝。為邑儒者。孫師聖。登開慶進士。為寧都簿。禦寇者功。乃遷丞。擢令。皆有聲。先生葬邑南塔下。四百餘年。其孫拜掃如故。茲重脩厥墓。屬賀為文。以表之。賀思人本乎祖。先人遺體所存。雖歷千年。而追懷源本。其曷忍忘。然觀今世之人。自祖父而上。拜掃不怠者。鮮矣。况歷年已久乎。且傳八九世。而壟墓存者。又鮮矣。况能重脩而隆厥事乎。今謝氏此舉。亦可謂追遠矣。推是志也。則謹慎以守身。和厚以睦族。勉思孝養。懼辱懼殆。以

內省齋文集二十九卷
盡生事死葬之禮者其曷可緩乎哉且思天地爲大父母斯人
皆吾一體則凡適墓不登壟掩骼埋胔可以弘吾錫類之仁者
又烏容自己哉予讀先生詩曰甘霖隨手遍江南斯其志不小
宜爲張公孝祥所知也吾願謝氏諸孫皆以族之儒者爲法勉
強爲善以繼詩中之志而光前人之令緒則謝氏之與其未可
量也歟賀喜追遠之孝足以維風于是乎表之

蔣震青曰只言世風之薄而謝氏之美自見且因以廣勵足
徵萬物一體之心

墓表

趙君矯園墓表

嗚呼此矯園趙君之墓也君諱爾圻字千里世居廬陵十歲能
詩十三補弟子員是時鄒忠介公南臯講學于其鄉君偕李公
懋明曾公二雲同遊忠介門日聞正學其志趨固已異矣與弟
鬯叔並著文名馬公君嘗曾序其制菀以行君痛宋史蕪雜故
所評廿一史于宋加詳詩文頗富有刺魏璫樂府諸篇楊公機
部亟稱之烈皇帝登極掄才受知蔡雲怡先生於是賢聲日著
君留心世務所交悉名流而于嘉善錢相國相得益深癸未懋

明李公赴召辟君叅謀當是時大將左良玉跋扈李公入其軍感以忠義良玉斂手歸命帷幄與有力焉入都廷試上親擢前茅得台州司理聞流寇渡河徘徊不忍行及逆闖犯畿君與李公議曰盍請東宮監國駐于陪京南渡猶可爲乎李公旣具疏矣卒惶急議格不行君泣曰事至此不可爲矣迨李公自經君視殮甫畢聞帝殉社稷慟哭幾絕爲詩數十首悲憤留連扶病出都門奉李公遺命集師討賊期與楊公機部劉公晉卿諸君子大會于金陵乃哀毀所傷遂歿德州旅次同李公視歸而葬君于茲土嗚呼君雖未大用不獲展其所長然所交皆有道志欲千秋斯稱不負師友者乎君之子爲雲從何公稼軒瞿公所薦士多材藝而隱于醫賀雖未得見君而聞君之賢故特表其墓以著南臯講學之功云

羅珂雪曰蕭蕭數筆而其人生平本末始終大節令千載下如聞其聲更不屑屑作感傷悲悼語而點睛處令人貌不悴而神

而

收

羅

墓以善古自年滿八十

萬士

海下

王孺人墓誌銘

妻母王孺人、新城社崗女也。生萬曆癸卯、適婦翁余慶雲先生。世居縣前。孺人事姑孝、持身端、治家儉、訓子女嚴、不苟言笑。足不踰戶。雖子婿、簾內答拜、未嘗覩其面。長女工寒暑弗怠、而酒漿餽饌之屬、靡不精潔。易所謂無攸遂、在中饋、貞吉。孺人其盡之歟。有子二、長與、娶黃、次升、娶曾、繼朱女。二長適來賀、封宜人。次適吳、鉞、孫三、颺、某、某、俱與出。嗚呼、孺人歿時、僅四十有四、賀方、鞅、掌、未、遑、執、紼、宜人亦流寓、端州、嘗以未得、永訣、為痛。今十有九年矣、念我宜人、貞淑、追懷、姆訓、而不覺、涕淚之難禁也。初

葬譚家堡今改葬某山銘曰備婦德安幽宅奕世子孫勿忘內

則。嫂宜人立身端正事吾

母始終誠孝至今思其行事令人敬服非得于家教者不能

故知此誌無溢美焉弟敦實

業師崔貞伯先生墓表

淵源有自一語與起全篇

賀平生所受知者類多君子如吾師洗觀之陳乾菴三先生之

潔已愛民許霞城先生之正色立朝蔡靜源南中幹二先生之

敬慎得君史道鄰先生之忠貞貫日皆可為奕代儀型豈特一

時函丈哉乃童年受教而稱知己者實惟吾師貞伯先生先生

之設帳於吾家也賀年十三資殊鈍前塾師以棄才目之先生

一見即語人曰吾門八十人湯生其首推矣聞者粲然庚午春

謁先生於別館持文就正先生嘆賞者三語賀曰此其時矣是

秋賀舉于鄉庚辰南宮倖獲衆始以先生為知人先生設教與

世俗殊專德行而不及文章在館課文賀恒叟白先生一笑而
已竟無過督焉惟外誘必捍及門之士坐不容稍偏立不容稍
頗賀奉教惟謹○點○綴○生○色○至今夢侍其側立久力疲猶不敢少傾則正夫
之精神能悍人于六十載之後洵所謂德威惟畏哉○今○人○曲○意○顧○館○無○所○不○至○此○一○事○果○難○故○另○敘○猶記同邑
姚某介弟也值先生偶歸借衆生奕衆懼曰先生或返乎姚某
則號不顧且有在席之談不意先生忽返聞其語大怒朴責數
十卽日辭館其兄名孝廉長恩請罪先生毅然不可留是時老
生貧甚姚某俸殊厚先生竟不屑焉辛酉學使者拔姚第一
舉手爲先生慶先生曰非吾徒也其嚴于衡品如此先生行已

端方雖燕若盛暑必衣冠而不袒裼或笑爲迂先生不爲所動
終其身弗變先生少穎異熟于春秋四傳資治通鑑皆手錄精
工誦誦不輟其文宗王唐歸胡不趨時然應試屢售萬曆己酉
壬子皆一歲而首拔者四甲戌以歲薦授弋陽訓導其造士也
亦以德行為先會同官有索贊義者先生耻與爲伍遂棄官而
歸甲申聞北變憂憤成疾乙酉秋染病先生醫學素精救人輒
效至是必不服藥曰吾不能自縊于明倫堂猶欲苟全性命耶
享年六十有四先生姓崔諱德懋避督學蔡公名改諱德新世
爲邑之西坪人代以長者重于鄉母氏暨元配咸有婦行生子



原件短缺

26-28

三長曰敦仁。庚午副榜，有文名。次日體仁，曰安仁，皆諸生也。先生久停未葬，今安仁卜于丁巳之夏，購是山而封焉。賀與奠于墓，因思古人有言：感恩則有之矣，知己則未也。若先生識賀於十三齡，可不謂知己乎？獨惜先生學廣行優，假令早年得志，必將正色而立朝，必將潔已而愛民，必將敬慎而獲君，必將忠貞貫日與先陳許蔡南史諸先生媲美。乃垂暮之秋，一官拓落，俾正直剛廉之品，僅見于一邑一鄉，豈天生材之意哉？雖然，諸先生時際艱難，而執掌焦思，且有捐其軀者，亦未能盡行其志，則坐臯比而考終，桑梓稱爲君子，奕代奉爲箴型，其勞逸不火殊

陳紫階墓表

嗚呼！是惟陳子紫階之墓。紫階姓陳，名上台，世爲吾豐之德星里人。於立綱先生爲十世孫，於蘭亭翁爲九世孫，而廷鎮翁諱大鼎者，則其父也。憶予與君定交在戊子秋，時君年甫廿八，而意氣如雲，有所托。風晨雨夕，無或憚勞。予已嘉其誼矣，未幾卜築彭溪，遂結比鄰，相得之深，數十年無間。然平居無事，君亦不甚過予。迨乙卯之亂，君獨竭力周旋，蚤夜爲予籌畫，當是時也，四方逃竄，南城諸友並匿入君家，食指以數百計。君貧甚，皇皇計所以哺之，拮据勞瘁中，未嘗一刻忘予。泥雨更殘，嘗跣足三

過子既挈家行矣。萍踪莫定。君竊慮之。維時途次戒嚴。予所隱居在江閩之界。崇山峻嶺。不殊天塹。而君芒鞋跋涉。冒暑招尋。至則感慨欷歔。信宿留連。而不忍別。其後予數遷。君又數過訪。嗚呼。君之交情。何其獨摯哉。今兵戈漸息。方欲與君權聚故園。而君於昨臘之六日。已長逝矣。君年僅五十有六。又無傳。予思報君之德。而無由也。姑表其墓。以垂奕葉云。

張旦復曰。患難周旋。乃真朋友。舉此一節。而生平可以類推矣。彼平日殷勤。遇患難而逡巡畏縮者。肝膽安在乎。予曾避居彭水。亦荷紫階。假館授餐之。訟讀此。泫然。

熊母黃孺人墓表

熊母黃孺人。金谿熊紹雲妻也。熊氏自贅翁從豐城徙居石門。傳七世而為雲鼎翁。雲鼎翁之第三子。為紹雲翁。娶孺人。孺人性端莊。不輕言笑。幼即嫻于姆訓。通女論語。以至孝經小學四書。皆能成誦。而達其義。十九適熊。敬事舅姑。鄉鄰以孝謹稱。父母歿。持齋十年。不以既嫁遺親也。撫諸姪如己子。而於幼孤尤加篤護焉。待妯娌以和。御僕婢以恩。訓子女以嚴。勤婦工。寒暑弗輟。紹雲翁好客。而中饋躬操。無少怠。紹雲翁好施。與常弛債。焚券賑荒。掩骸或路橋有圯者。修葺之。孺人皆力贊成。中年家

新裕自奉儉約而不驕。及後稍窶，怡然不以介意，亦不屑求人。也。孺人享年七十有八，生子二人，曰彥登，曰彥英。孫三，曾孫三。孺人之子，究心青鳥術，遂得吉壤而窀焉。嗚呼！有爲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若孺人者，當必有後，猶記戊子春時，賀攜家寓石臺，先妻余氏得奉孺人教，常避兵梧枰，輒與同行。聞熊氏宗族稱其嬾德，母儀無間言。今其子皆賢，可謂能養其志矣。後之人有顯貴者，當思積善之垂益，加培植，則孺人德之所被，豈特其一家云爾哉。

許師六曰：俱於虛處摹寫作婦人墓表，空如此。

史母姜孺人墓表

鄱陽烈婦史母姜孺人，以戊子吾鄉之變，投井而死者也。孺人爲大司成晉齋姜公之孫，贈郎存壁先生之女。歸史君，乘古凡杵，曰：汲甕靡不躬親，史氏家世清白，至饑且寒，孺人甘之，無愠色。史君歲館于外，孺人百計拮据，奉姑無懈，教誨四子，不爲姑息。春秋祭祀，暨姻婭吉凶，酬應井然。故史君三十餘年，無內顧之憂者，孺人力也。及史君捧檄，以廉潔相成，嘗手續蔴纒，遺諸子婦。是時朝事日壞，或勸攜諸子南旋，孺人曰：吾夫鞅掌，而吾亦歸，何以慰大母哉！且吾夫忠於君，吾敢不忠於夫乎？無何，史

君報遷歸里而天步蹶矣。金聲桓之變，諸子請孺人行。孺人曰：無庸設不幸。吾前有井，後有池耳。及兵至，孺人果赴井死。越三日，出屍井中。倉皇瘞諸土，迨冬啟視，則顏色如生。其生歿年月及子若孫名，俱詳誌銘中。嗚呼！從容就義，自古為難，而况于巾幗哉！當饒郡被屠，婦人死者以百數。凡皆倉卒致命，惟孺人從容脫簪珥，置井旁，攝衣入井。其夙明大義，然也。抑史君刑家之化，為不可及也。歎孺人有丈夫子四，皆卓犖能振家聲，源遠流長，于茲益信。他日採風者，其尚以子言為質哉。

張兼庵曰：巾幗勝鬚眉矣。夙明大義，四字冰霜。

目錄

三十卷

祭文

祭許仲容太翁文

祭孔登小處士文

祭黃簡翁先生文

祭李仲閻處士文

祭王淑衡文學文

祭鄭寶水憲副文

祭王左車處士文

祭夏乾明醫士文

祭羅以聲醫士文

祭涂母鄧孺人文

祭黃幼輿同年文

祭張母黃孺人文

祭三弟載歌文

行狀

吳鹿友先生行狀

祖母李太夫人行狀

母黃太夫人行狀

內省齋文集卷之三十一

祭文

祭許仲容太翁文

南豐湯來賀念平著 原字佐平

嗚呼太翁生而為賢、歿而為靈、其立身正直、無愧衾影者、實足為斯世之典型、宐享耄年、以俟恩榮、胡為天遽奪之、而壽止于八十五齡、雖踰耄、不為不永、而鄰里鄉黨、莫不為之涕零、即四方慕義者、皆不能為太上之忘情、聞太翁易簀、正襟危坐、而頭不傾、相傳既登仙籍、授職幽冥、雖恍惚幻杳、實屬無形、而揆之

以理則鬼神之道。統不越乎一誠。太翁之德。既正直而聰明。則精神所至。必不隨化。以俱盡。自當躋峻秩于蓬瀛。為善之報。如此。又何羨乎人世之公卿。况令子皆賢。孝友睦婣。夙著文名。其好施積善者。為家之瑞。而鴻文麗藻者。為國之楨。將見大展弘猷。以濟天下之蒼生。則太翁既往。而子姓濟濟。必將顯揚。以大善人之家聲。賀昔在名郡。職忝司刑。得觀令子。試牘已知為蓋世之英。今偶遊至此。乃獲登庭。隻雞絮酒。聊以薦馨。太翁有靈。今其縹緲而來聽。

序易箒事極正。轉換處最工。此等文斷為必傳。

曾麗天

祭孔登小處士文

嗚呼先生。雲林毓秀兮。如嶽降而生。申末流砥柱兮。標勁節於松筠。方與遐齡兮。以淑世而還醇。何斯民之不幸兮。遂厭俗而登蒼旻。嗚呼先生。夙耻干謁兮。屏跡氛塵。飲人以和兮。藹若陽春。昔共公車兮。提命諄諄。道誼相成兮。豈雷陳石臺再覲兮。情彌摯而道彌親。戊子予與登小同隱于石門近處廿載睽隔兮。竟片楮以未伸。今遂長逝兮。其能無涕淚之沾巾。嗚呼先生。早已齒墮兮。固憔悴若靈均。饘粥弗充兮。已備歷其艱辛。中心如噎兮。恒寄興於濕苓。與山榛視軒冕如敝屣兮。重名節若千鈞。經百折而不

回兮允樂道而安貧得少游而為友兮少游臨川陳大士之季子又得未艾

以為姻王未艾諱士和金谿人倪龍二師兮洵合節而同輪倪鴻寶先生丁卯主考拔

登小為元龍公諱文光丁卯房淵源有自兮庶無忝乎江右之

師後為四川巡撫殉獻賊之難第一人何三百年養士之恩兮僅食報于未第之臣嗚呼先生

既得全節兮足師表乎人倫千年瞬夕兮惟令德亘古而不泯

賀荷夙知兮愧昔玷乎縉紳敬先生之高節兮雖翹跂而弗能

遵今追慕于既往兮惟涕泣而用禋先生有靈兮尚縹緲而來

臻

徐仲光曰俯仰之間百感交生斯人斯文並堪不朽

祭黃簡翁先生文

嗚呼先生忠信其性和易其情持已必繇其道教人必盡其誠

在韶齡而端謹已望重乎鄉評先祖夙延為西席久推士類之

典型迨司鐸於撫州能悅服乎羣英令子式穀益茂賢聲昭義

方之夙訓復澹泊以相成遂蟬脫于塵埃而不類世俗之科名

故鄰里共稱其正直宗祠特頌其公平雖八旬不為不壽而聞

者亦莫不咨嗟而涕零嗚呼先生斯世雖捐斯道有傳令子師

乎程山遂出類而為大賢觀其養志于菽水且侍疾而恭虔惟

哀毀之骨立衆人亦興感而淚漣將先生之庭訓壽汗青于萬

內省齋文集卷三十一
世而豈羨富貴于百年。嗚呼先生。厥行惟臧。厥德孔彰。前歲晤于仁里。猶矍鑠以徜徉。曾日月之無幾。遂永隔乎陰陽。雖死生亦同晝夜。固人世代謝之常。而所以歛歔感愴者。惟永懷令德于不忘。

徐仲光曰。淡淡數言。而情理俱至。祭文之超脫者。

祭李仲闇處士文

嗚呼。仲闇忽逝兮。吾誰與歸。直諒多聞兮。惟仲闇其備之。廿載論交兮。賀實凜爲嚴師。使仲闇而耄耋兮。將俗易而風移。何桑梓之不幸兮。能不慟哭而深悲。矧平生之孺慕兮。今何以盡子道而慰慈闈。嗚呼。仲闇少負雄才兮。已留心於濟世。雖曰豪蕩兮。固夙明乎義利。倏歛才而就矩兮。惟正學之是嗜。砥頽波而獨立兮。允浩然其爲氣。繼往哲而開來兮。實千秋以爲志。因念祖而庇宗兮。雖風雨其弗避。苦跋涉之艱難兮。沉疴遂由此而致。嗚呼。仲闇死生猶晝夜兮。道無間於幽冥。形隨化以俱盡兮。

神凜然其若生。佑吾儕以實學。兮願相戒乎虛聲。矢終始以自勵。兮冀無負乎嚶鳴。

仲闇留心訪求正人而持守尤堅此文極似其生平一字不

可他移弟敦實

祭王淑衡文學文

嗚呼、古人悼亾、與嗟今昔、况於好友、夙親教益、中道云殂、能無太息、惟我王君、才高學積、手持一編、寒暑弗釋、鬢序迤邐、同人所惜、公獨怡然、臯比一席、樂育群英、是訓是迪、三十餘年、孜孜靡斁、惟彼太原、族踰萬指、君置一言、紛爭立已、砥柱頽瀾、君子是恃、猶憶庚寅、僑居珂里、因君之甥、乃獲御李、道義相成、君子是以胡然、一疾彌留、不起嗚呼、人壽幾何、如夢如幻、悲我淑衡、奇○想○俄思公獻、淑衡族子也以乙榜授垂暮之秋、馳驅仕宦、旦夕趨承、無敢或倦、本為求榮、反罹憂患、以比淑衡、徜徉林澗、苦樂懸

殊安危共見。惟是交情不勝悵戀。念君之兄長日名彥。廿載交游。與子亦善。君歿未幾。旋復告變。雖享遐齡。猶滋繾綣。矧茲春正。君甫六旬。擬偕同志。進祝松筠。誰意不臘。絮酒空陳。移慶爲弔。涕淚盈巾。自古有死。孰無返真。象賢繼志。所賴後人。與君之子。敬以持身。跬步必謹。惟恐辱親。庶幾令緒。久而弗湮。辦香躬奠。哀此誕辰。君其歸來。以享以歆。

大所哭在此。所悲在彼。足以喚醒世人。未段規其子。尤見交情。厚道。弟敦實。與君今昔。亦足爲人。風俗。所。六。恨。論。無。

祭鄭寶水憲副文

嗚呼。人生有盡者。百年之形。而所以不朽者。寸心獨秉之誠。惟我太翁。博學宏才。世罕與京。翩翩文藻。弱冠蜚英。旣標奇于銓署。旋秉憲于福寧。惟我峽江夫子之知人。故能得多士之彙征。翁正身以率屬。甘茹柏而飲冰。爰捍外而安內。克撫民而戢兵。是以三山咸頌其德。而稱爲一路之福星。滄桑旣改。翁惟以名節爲重。而爵祿爲輕。故終茹西山之蕨。而樂飢于泌衡。賀在延津。久悉廉聲。厥後天涯迴隔。欲載觀而弗能。庚戌之秋。誠兒遇長君于湖上。頗自快乎嚶鳴。乃悉翁之近履。而知爲潛德之貞。

內省齋文集三十一卷
讀古質疑。辨析特精。賀晨夕披誦而寶之。若白珩。頃者次君奉
使過茲南浦。而賀幸識荆。授以語林。益滋服膺。洞古來治亂興
亡之故。足以羽翼乎麟經。蓋翁之所著述者。不爲風雲月露而
皆足爲名教之于城方。欲持文就正。而登君子之庭。胡爲乎哲
人不永。而斯世遽失乎典型。聞令子哀毀。無論知與不知。莫不
歛歔而涕零。然翁已踰七兮。且著廉惠之名。令子象賢兮。得翁
正大之情。聯翩仕路兮。將共濟乎蒼生。培元氣以養志兮。必著
千秋之事業。而豈惟百世之簪纓。如翁備福兮。實可以無憾于
幽冥。賀忝同志。兼以同庚。况當年鞅掌。並屬峽江之門。亦與翁
爲弟兄。撫今追昔。百感交攪。隻鷄絮酒。聊以薦馨。翁其來享兮。
鑿乎醪醴。

王汾仲曰。以真朴發哀辭。便覺淋浪盈袖。

祭王左車處士文

嗚呼念我左車。安享遐齡。倏焉賫志。使予涕零。當年定交。綦慰
嚶鳴。已酉之歲。曾遊舊京。雨花木末。攜手同登。六旬淹滯。藉草
班荆。厥諠維篤。厥心維誠。河梁送我。千里神傾。干戈數載。轉徙
頻仍。隴梅莫致。雁羽莫憑。形跡雖疎。中懷孔縈。今茲春仲。重過
石城。維舟未定。遂造玄亭。不覩其容。不聞其聲。存亡聚散。曷以
爲情。嗚呼左車。命筆縱橫。浙西之俊。金陵之英。方其少時。淹貫
六經。沈酣墳典。吐句崢嶸。結綠懸藜。識者共稱。謂空大受。世寄
方膺。譬彼名駒。必不畱行。乃甘淪落。泉石艱貞。泥塗軒冕。俯視

公卿三十年來澹泊無營。今雖長逝，衡泌風清，無愧無忤。奕世其馨嘉哉！令子早著才名，干將莫耶，發于新硎，予愛且敬。視若良朋，招提晤對，悲喜均增。文孫岐嶷，令緒堪承。行昭世澤，用奮鵬程。君齡雖促，無憾幽冥。嗚呼！維昔己酉，溽暑炎蒸，同唁僉山。哀悼弗勝，何期已未，竟哭君庭。頃偕令子相，山形川原秀麗，可以封塋，發祥百禩，未艾方興。蠲吉于冬，返棹難停，爰羞蘋藻，先薦君靈，尚饗。

王汾仲曰：生歿違離之慨，淋漓筆端。左車得此，不朽矣。

祭夏乾明醫士文

嗟我乾明，德音不忘。盱南之幼科，不乏而重義輕利。則惟翁獨良。不問人之貧富，咸奔救以皇皇。飲微臙而弗醉，獨不做世俗之酒狂。且家傳足恃，而手不釋卷。必殫心以究岐黃，故用藥變化，遂能不類乎尋常。使天假之以年，將日進于無彊。胡為遇暴雨，涉波流，遂一枕乎黃梁。嗚呼！初覩翁貌，已慮翁壽之不长。然行僅十載，而令名已徧乎梓桑。故訃聞而涕隕者，不可勝紀。亦足為河烏夏氏之光。况死生猶晝夜，古今亦旦暮。而又何繫乎衷腸。所可惜者，鄰近嬰兒失其依托，予能不感慨而悲傷。

林茂之曰不住而住奇甚有少者懷之之意

與論兩真其人之長與短主其善言古今亦且暮而人所深乎

外後前不... 平... 常... 矣... 天... 知... 之... 以... 手... 殊... 日... 幾... 于... 無... 盡... 財... 而... 數... 暴

而... 亦... 則... 不... 是... 然

外... 前... 不... 是... 然

外... 前... 不... 是... 然

外... 前... 不... 是... 然

外... 前... 不... 是... 然

祭羅以聲醫士文

嗚呼以聲其技允良初嗜博奕聽予規諷遂專意于岐黃其屢效吾家而著名二邑者豈數語之可詳嗚呼以聲先宐人胎疾鮑龍于誤投硫汞翁時亦在其旁然翁實心濟世厥效孔彰維懷舊德予曷忍忘嗚呼以聲既云歸矣兩邑近境乏良醫矣念彼眾病云胡不悲矣嗚呼尚饗

方爾止曰不悲其人而悲眾病與祭夏乾明文意同而詞異祭文中誰有此高脫

祭涂母鄧孺人文

嗚呼懿德、無非無儀、夙嫺姆訓、窈窕芳規、于歸閨閱、徽音克嗣、
 爰相君子、凜凜倡隨、相敬如賓、樛木下垂、旣克襄乎令德、空食
 報于螽斯、乃熊羆之未叶、何天道之無知、惟巨麗之鴻文、固辭
 壇所特推、殆鷄鳴而戒旦、乃翩翩而迴邁、乎等夷、惟松筠之勁
 幹、甘肥遁而特辭、非相成以恬澹、又胡為偕隱以無疑、况作求
 之世德、恒積善而好施、度閨中其樂、贊故能為世俗之所希、嗚
 呼、在中饋而貞吉、肅闈範而咸空、為德行而無忝、當共享夫維
 祺、何隙駒之易逝、遂一病而莫支、凡遠近聞者、無不感慨而歎

欵矧伉儷之深情。其能不惆悵以追惟。然仁厚之積累。將發祥于無涯。則百男以綏祿。若左券之可持。雖未屬乎毛裏。何莫非慈惠之所貽。既拜掃。其有人諒九泉。亦可以無悲。予等叨譜。諒而屬通家。遙布奠以陳辭。知靈爽之弗替。尚彷彿而鑒茲。全是虛處摹擬。而一字不可移。曾麗天

祭張母黃孺人文

嗚呼壺範外政。攸資而况發祥。允賴母儀。緊惟孺人。夙嫻內則。嬪于名門。克供婦職。鷄鳴戒旦。敬順斯兼。名流式佐。爲真孝廉。孝廉入仕。甫除司李。旋邁滄桑。吏隱而止。振鐸南安。瘦嶺荒寒。世傳清白。罔敢曰難。佳兒誕育。羣推鸞薦。文采翩翩。羽毛肅肅。夫子歸仙。賓案見捐。孺人課子。孟母比賢。以茲芳懿。俯仰咸摯。方冀遐齡。永言慈侍。如何一疾。遂返北卽。鬪空悅撤。荒草白楊。嗚呼孺人。夜臺寂寞。伉儷相逢。無魂無魄。偉然有子。能讀父書。將昭令緒。天祿石渠。既昌厥後。如永厥壽。孺人自念。抑又奚疚。

朔風凜烈，歲月若流。我心蘊結，縹緲生憂。憂昔雲章，清河伯仲。仲氏遐棄，視天夢夢。我與司空，鵲鴿繫衷。因悲孺人，感愴無窮。玄酒在尊，隻雞在俎。孺人有靈，是鑒是茹。大王汾仲，曰哀詞而出。以韵語調入楚騷體，如三百。亦今韵文世之僅見者。

吳鹿友先生行狀

吳公諱牲，字鹿友，別號柴菴，揚州興化縣人。萬曆己酉舉于鄉，卽勵志節，以干謁爲恥。癸丑成進士，授邵武知縣。廉明不苛，舉卓異，調晉江。父艱服闋，補山東濰縣。值遼撫急，責海運米。荳公請抵夏糧，準諸市價出入，皆以官斛。嚴釐羨耗，使民易輸。治濰三載，講六諭，申保甲，懲佐鬪，招流移，訟者約以期至，立折之。不差一役，不追一紙一錢。故治行已爲當時冠。壬戌考選御史，陳真廉言邊備空虛，可虞。宦寺內操，宜罷奪俸。二月癸亥春，巡視節慎庫糾魏黨尚書姚某不宜開例鬻官，損國體而虧孝思，又奪俸。

三月巡視北城闔豎有犯者立懲之公見魏璫用事乃疏請終
 養歸而閉戶讀書講求古名臣政蹟公之經術自是彌深矣丁
 卯魏璫追恨褫其職是秋烈皇卽位起山東道御史疏請拔亂
 本以昭永戒刻媚璫諸姦狀請早正法紀已已差按河南下車
 卽問民疾苦糾貪墨懲巨蠹疏蠲永城諸邑加派以蘇積困修
 于忠肅祠創伊洛書院疏請錄邵雍後裔請諡靖難諸忠臣以
 敦風教當是時萬公元吉為歸德推官公知其廉能而信任之
 南陽鄧州一路賊起公檄擒首惡而餘黨悉散公巡方惟以吏
 治民生為務廚傳輿從皆從省約有大事卽手書與守令商確
 而後行凡訟明曲直訪懲姦蠹禁勿坐贓贖將報命察贖鍰數

○庶○幹○卓○狀
 萬檄州縣糴粟貯倉以備荒政而給軍需巡畢出境嚴卻謝薦

例金一時風采卓然未幾復命總憲屬掌道印會訊毛御史羽
 健獄公不敢文致其罪因忤首揆與總憲意遂有差賑延綏之
 命時流寇梗道人以爲畏途公拜命卽行是維庚午之冬越明
 年春至華陰例謁嶽廟公念亢旱三年室廬焚掠暴骨如山乃
 瀝血為文願以身代犧牲為民請命秦民間之皆泣下至延綏
 斗米七錢公念帑金弗贍乃檄各道啓藩王義責撫按俱捐祿
 俸獲金粟數萬而紳民義助者又以萬計疏奏上大悅是時延

至情

綏州縣皆賊屯據。史公可法為西安司理，公一見而奇之，令徧歷所屬，親察飢口。公駐宜君縣，親行驗給。時有司仍急催科，公歎曰：赤子弄兵，潢池非繇此乎？乃糾一二貪吏而請緩與蠲。時宜君以北望鮮炊煙，公於烈日行山谷中，無一椽可憩，或竟日飢餓。當是時，道路皆怨撫道，招安賊首據要害而行剽掠。公至，○特○撫○飢○民○即○所○以○散○賊○黨○命軍弁執賑撫，饑民牌單騎親往諭之。賊遂退，乃命巡按陝西。時總督楊某在寧州，撫賊神一魁，奏稱其黨悉散，實猖狂如故。宜洛川一路皆盜，中部縣為賊紅狼所陷，從者請退。公曰：巡方見賊而退，人心不搖動乎？乃諭諸將固守隆坊，以遏其衝。急傳

督府鎮道速圖恢勦。駐二日，總兵王承恩至，眾兵咸集而中部城堅不可下。公疏以聞，上始知就撫解散之為欺也。於是逮督臣其隆坊，斗大一城，公集民兵二百，激勸堅守。又捐俸濬濠，公居一小屋，天雨則枕衾，皆濡。炮火箭鏃時烙射城中，公不畱一○將○士○自○當○用○命○兵自衛，誓必死以勵將士。月餘始復中部，而擒賊首獻俘。先是秦兵動稱乏餉，擾掠民間，領弁又多虛冒。公疏畱遼餉三十萬，○立○法○是○善○立長單畫格外副小票，凡所領數悉書其上，詳載某日某地給發州縣官察數而登諸格，以印鈐蓋畱其小票。月終繳院稽覈，而冒支之弊清矣。先是督撫假功以寬譴責，塘報多虛蔽。公令

史推官督餉因密察其功罪及勝負情形有功者立賞又疏薦其將領始用命討賊矣秦寇半出官兵與戰皆相識賊棄所掠老幼病殘之人及牛驢恣官兵俘殺以報功公親驗首級始燭其弊於是申嚴軍令凡得首級既經親驗又令悉置門外通衢令人察驗情弊始無所逃驗係強壯首級必賞之有以老幼婦女充級者立斬之撫院中軍趙大印縱兵殺良公特疏糾之而三秦將吏始奉令惟謹矣十月至西安造賑冊計活飢民三十餘萬餘銀三萬兩粟麥萬石給延慶二郡之飢民爲牛種慶陽告急公卽日發耀州親詣慶陽而遣夜役馳制府請兵制府遣

將曹文詔以間道至公張遼於城南樓勞之揚言曰將軍勞甚士馬俱疲宜休養一月乃可出師越五日密語文詔曰機不可失已豫儲乾糧宜子夜發兵出其不意是夜卽城中不知抵賊壘而賊亦不知也斬獲七百有奇次日卽行賞張遼達旦諸將士私相語曰鼓勵若斯我輩敢惜死乎賊稍戢公遣吏勸耕勤者賞勞之近郊始有禾黍之色文詔等請搗賊巢公曰未可文詔深入遇伏驚潰公上疏自劾兵還公爲文慟哭祭陣亡軍士衆皆泣不能仰視於是復有奮志出奇襲擊斬獲數千時在鳳翔文詔等勦賊入寶雞山中公時以金錢牛酒犒師軍士競奮

○深○得○要○道○

屢獲大捷賊潰文詔之功居多公按秦惟以察吏選將為務凡
 巡方故事俱停守令官評即以城守堅完賊不犯境者為最故
 廿餘月賊不敢犯西安漢中巡竣括贖錢糴粟萬餘石貯長安
 倉曰此異日軍儲也秦人皆服其廉癸酉陞大理寺丞甲戌擢
 左通政是秋命提督鴈門等關兼撫山西初至延見屬官知督
 學袁公繼咸才品尤著遂深契焉詳詢流賊情形知前撫所委
 劉弁實無一兵而陵守令冒糧餉乃檄各道諭防守劉弁悉赴
 轅門授職并以糧單舊劄呈驗至則訊其虛冒收其單劄令分
 隸中軍及太原營摘其最為民害者二三人數其罪戮之先是
 只○除○首○惡○而○不○濫○殺○

州縣苦措餉輒閉門拒兵兵以乏餉為辭恣行剽掠民患之皆隱
 賊不報公廉知其情疏請畱新餉檄藩司分給而諭有司豫儲
 芻粟擇城外閒房可以宿兵者親行安插給與糧單有淫掠者
 必斬於是兵民相安寇至輒報無遁情矣是時晉中有賊名顯
 道神活地草劉浩然者三枝各以萬計屯據要害前撫給劄與
 廩歲費金錢累萬而焚掠如故公用小將龔能計以撫為名入
 賊砦歷觀險隘知其出入逕途繪圖呈閱因借撫以行勦撫則
 解散歸農壯者歸伍若仍前出掠者必勦之公親驗首級有殺
 老弱克級者立斬以殉凡出師先一日必延集眾謀謀定密授

方畧移駐近賊州縣親行督勦覈驗功級製白旗三面每出陣
令軍士大呼脅從老幼婦女降者跪伏旗下以散其黨而追無
辜乙亥初春公密諭龔能借招撫入賊營中訪賊名號得其平
日相疑情狀乃手書硃帖諭某有私稟欲殺某出獻懸爵賞以
待久矣如是者數函令謀徧投賊營賊果相猜懼一日有提渠
賊劉浩然首級赴轅門報功者遂給劄賞之賊衆駭散公復為
間牒諭顯道神諸營又懸賞犒師進至忻代山中遇賊大戰而
顯道神授首三大枝賊首皆次第伏誅矣交城縣北界連山在
賊恃險出沒公擇良將猛如虎與虎大威等阨險要建堡砦鎮

兵守之賊出入皆在目中發兵追擊多擒獲者是年河南流賊橫
行謀欲渡晉公作防河十議戒飭文武屬員守要地以阨其衝
兵不足即以沿河居民給衣甲旗幟往來不絕賊望見皆以為
兵公督中軍獨守龍門而親駐禹廟坐臥廊廡與龍門相對開
總則韓城諸山粲然在目分列軍士于河干依山為壘設伏以
待又手書貽韓城令凡流賊出入必以報臘月望後火光焰壁
相持旬日賊不敢近除夕戒軍士勿酣飲離次是夜賊果噪至
靜待其相逼乃發砲擊之傷賊甚衆晉中流土諸寇分竄各山
時出焚掠賊首二即神者邊地人最狡初掠沁源介休一路流

入垣曲平陽之界公專委虎大威勦之每戰必捷然渠魁未獲
 乃密諭大威差官入山撫之賊曰必虎帥親來差官往復數次
 知其隘徑及賊窠所在公語大威曰至言屢叛之寇豈宜再撫渠欲
 爾往可佯許之約聚某方豫設伏以待之爾將至賊必出迎伏
 起擒彼渠魁則餘可滅也大威如計往果擒二郎神斬二百餘
 級其老幼婦女盡撫之而平潞之寇滅矣餘孽未靖乃檄州縣
 招撫詢其鄉井給道里費責令親族里圖保領而山右悉平矣
 公撫晉時糾巡按之貪殘劾宗室之橫肆請罷開礦內員奏陳
 道旁飢殍上皆從其言晉兵部侍郎將行有贖鍰數萬公不取

終始廉幹分外水

曰標留為後來兵餉公之廉始終不渝如此居有頃入都協理戎
 政上名問京營選練何以其不譁對曰汰老弱之法即在練
 精壯之中軍士心服則自無怨革弊當以漸不可使知有汰意
 上嘉納之即拜東閣大學士在位申救言官請復屯田於畿輔
 宜于豐稔州縣糴粟以備屯種上善之上改慈慶宮為端本宮
 諭閣臣曰擇吉令太子居此牲奏東宮年幼未可離上左右挺
 擊疑案可不鑑乎上曰姑俟來春同官遂怪其多言矣上勤學
 好問三日一御文華殿召輔臣講書牲特闡發稱上意上一日
 召九卿科道于平臺謂諸臣結黨壅蔽給事中姜埰疏言朋黨

真相臣之言

大有方畧

之說皆小人借此以傾正類。上大怒。劉總憲宗周力救。上益怒。金僉憲光宸又救總憲。上怒不解。諭宗周革職議罪。光宸降調。內豎捧出以示閣臣。牲語首輔曰：此無一言何以爲輔弼乎？宜與乃面奏請寬。上從之。牲退而歎曰：賢主未嘗不可與忠言也。是時錦衣衛橫行，疏陳衛役冗雜，宜加釐剔。又與周宜興力陳緹騎出差之弊。上乃停差。而大臣有與金吾厚者，密洩前語，因銜恨，宜興并及于公，而禍萌于此矣。會報承襄失陷，上召對墮涕責諸臣調度失宜，諭牲往楚督師，疏請兵三萬。乞命秦督相此同時宜然援以成南北夾勦之勢。此癸未三月事也。次輔謂兵難驟集，惟

惜所請未遂

督左師，牲奏良玉跋扈，前督十檄催兵，一旅不發。今退居江漢，掠淫彌甚，若身無一卒，不能節制，何益？徂征。次輔言督師出，則督撫之兵皆其兵也。牲奏臣之請兵正爲督撫無兵耳。楚兵皆爲良玉奪去。近日河南督撫羸卒數十，僅克輿從。使臣出而仰原非推諉一流面良玉束手待賊事機一失，禍豈忍言乎？上然之，乃命部議張尚書國維奏以唐通兵七千，馬科兵三千，京營一千與之。上曰：姑俟兵集乃行，未晚也。會秦督孫部院傳庭奏稱用間密謀，不出一月，賊可掃蕩。上召閣臣出本示之。此秦督出兵疏也。牲奏言新集之兵訓練未久，恩信未聞，以禦方張之寇，恐不能也。况

賊皆秦人結連日久用間恐墮賊計上曰先生所見良是然奮
勇直前亦不可少姓乃不敢復言五月初四具揭集兵而次輔
揭帖請留唐通之兵蓋謂北邊告急精兵南調恐無以守邊也
馬科兵亦不調乃議京營兵將於月望啓行奉有俞旨至望日
上出手諭責姓延緩命孫傳庭討賊閣臣不必行且留佐理是
時舉朝皆爲左帥所愚咸懼其威而稱其可用上頗信之故謂
有兵可督而恨督臣之不亟行姓惶懼待罪願備卒伍爲將士
前驅奉溫旨再留姓再疏請罪上令姓致仕歸里既歸復遣緹
騎逮之適病臥不能起聞命即日就道南兵部尚書史公可法

特疏救之上亦知其無罪特免其死而遣戍雲南行至江西遇

袁總督曰前途悉梗姑緩之未幾北變會福藩監國詔復原官

張家宰慎言特薦名用而小人阻之公遂隱居不出矣公待人

以誠人亦不忍欺而樂爲之用故所至輒奏奇功其志在救民

時時以進賢退不肖爲心其在朝則薦鄒公元標馮公從吾文

公震孟救劉公宗周金公光宸毛公羽健劾媚璫諸姦糾尚書

王某在外則薦史公可法萬公元吉宋公玫張公瑤黃公家瑞

王公振奇張公允登皆賢人也至若袁公繼咸既特疏以白其

誣又屢薦用之而臚列欵單特糾巡按張某張某其同鄉也天

避權、好、而不、出、與、夫、見、魏、璫、用、事、而、告、養、前、後、一、轍、

不益以是服公之無私也。公在晉，有庠生辛全，貧而好學，具經
濟才，其門人桑拱陽，居家孝友，能以躬行表率鄉閭。公嘗延見
三人，與講程朱之學，兼詢百姓疾苦，求節孝而表章之。若茲一
事，又世俗之所不能矣。山居二十七年，庚戌，歿于家。年八十有
二。其子魏冰，叔曰敘，吳公生平無微不悉，妙在以潔己為經，以知人
為緯，真傳神之作。人與文俱堪千古矣。公嘗語人
包自根曰：敘次瞭然，並見當年政治，文筆高潔，似廬陵傳記。
黃從生曰：汪洋無際，綜核有神，法嚴品潔，在龍門扶風之間。

祖母李夫人行狀

祖母李夫人，南城李翁諱接號思泉者女也。生嘉靖戊午孟冬
二十日，先祖純齋公繼娶為嫡，年少即端莊靜正，持已最嚴，自
少至老，足不踰閨闈，外人不聞其聲。凡家僕不容至廳，童僕自
六歲以上不得入內，平生寡言笑，終日寂默，惟勤於女工。雖盛
寒溽暑，弗少間。祖母性仁厚，待前子如己，出嘗曰：人家後母因
僕婢小罪，輒不能容，致前子婦不安，積漸寡深，則傷和釀變，吾
何忍傲焉？故前子僕婢間有不遜者，祖母置若罔聞，及分產，祖
母請曰：長子無母，宜倍與以恤之。於是先伯暨家大人與長伯

敬中翁相讓再三鄉鄰傳爲盛事。賀於丙寅丁卯間。見長伯常稱觴於祖母前。曰願與吾弟及時承歡。是時敬中翁年已七十矣。嘗語家大人曰。吾父雖賢。然性嚴急。若非吾母至仁能全和氣。以至今日乎。語畢泣數行。下居有頃。敬中翁卒。祖母悲悼倍常。壬申臘月廿一日。祖母卽世。長伯母王孺人時病甚。索衰麻就臥榻服之。號呼慟哭曰。吾姑仁慈。古今所希。吾感厚恩。六十年愧無寸報。天乎。何不以我身代之。鄰里聞者。亦歔歔淚下。初先祖治家至嚴。祖母敬謹柔順。不敢稍忤其意。先祖少時艱嗣。娶邑東李孺人爲側室。性悍而狡。祖母以雅量容之。見有過

隱而不言。久之病卒。祖妣殯葬以禮。仍命子孫春秋拜祭。其墓其逮下。不妬無有過焉。從伯毅中翁用中翁皆先祖侄也。幼孤。祖母加意撫恤。有爲嫡母所欲害者。祖母委曲防護。乃全其生。後有從兄士望者。毅中翁子也。與兄式爭學田。遂捏重情誣告先伯。并及賀父子。賀銜之。庚午賀舉于鄉。一日祖母從容諭曰。爾祖視士望如子。今士望雖不肖。爾宜思一本念祖德。勿藏怒宿怨。其他厚道皆眠。此先祖厭二氏。惟謹于祀先祖。母薦豆恭虔祭器。必親濯而嫉師巫若仇讐。然雖病危不禱。自祭先外平生不奉佛。不茹素。不祀外神于家。曰吾敬而遠之耳。其識大義。

如此。甘大鳳卒。或勸其妻改嫁。祖母獨勉令守節。衆議乃沮。晚年婦女來見者。必勗以闡範。勸以儉勤。其成人以善。皆如此。生平待諸婢最寬。未嘗有疾言怒色。辛未夏。侍婢香女戲以帚置地。祖母因蹶傷手足。繇是成廢疾。賀輩皆大怒。亟索而鞭之。祖母曰。彼亦人子。年幼偶誤。曷忍加罪。竟置左右護。令免責。臨終囑曰。必嫁此于良人。勿受其值。其待下有恩。皆如此。初。外祖李翁以遊學歿於長江外。祖母尋逝。竟無嗣。祖母悲慟不已。然確守禮法。嬪後六十載。終不一至母家。辛未。命位中。翁迎外祖母柩。改葬于豐邑之南山。祖母衰經哀毀如初。喪然。命子孫春秋拜掃。至于今不廢。其爲女至孝。年七十而哀慕。又世俗所希聞矣。祖母闡儀不能備述。姑誌其大者。以示子孫。

徐仲光曰。備臚懿德。皆可爲閨壺模範。子孫之多。而賢豈偶然乎。

內省齋文集卷三十一

卷三十一

目錄
三十一卷
雜說
訓兒雜說前

內省齋文集卷三十一目錄

內省齋文集卷之三十一

訓兒雜說前

南豐湯來賀念平著 原字佐平

成都黃兼濟曰。麥熟時以錢收糶。至明年禾麥未熟。小民艱食時。糶之一樣價值。在我初無所損。而小民得濟其急。噫。此工於行善者也。今穀值最廉。揆以盈虛之理。必有貴時。素封之家。宜乘此廣糶。俟他年減價而糶。以濟鄉鄰。則人皆戴德。而天必佑之。可以長保其富。永庇其子孫矣。惠而不費。何憚而不為。此又友人吳有朋年四十艱嗣。家產約三百金。儉勤白守。於衣食外。

內省齋文集卷三十一
悉捐以治橋梁道路。嘗脩橋。橋成。生一子。名曰橋生。其脩路也。於烈日中躬自負石鳩工。及路成。又生一子。名曰路生。頃之又生二子。其子四人。今亦將成立矣。見者皆曰。此橋路之所致也。旅行踰嶺。輒欷歔感誦曰。此坦焉無躓者。吳有朋所脩也。嗚呼。世之求嗣者。或禱神。或餌藥。然皆未必驗。亦有如橋生路生之確然自信。其應如響者乎。事簡而功速。豈非善於求嗣哉。徐仲光曰。積善餘慶。未有勤植德而後不昌者。橋路其一端耳。

范文正公曰。積金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守。至哉言乎。然世俗纖微必較。曰。吾爲子孫計。似有必不能已者。乃余觀子孫之貧富。不專繫乎此。而子孫之安危。則實基於此矣。卽如下堡吳鳳亭。一子年幼。僅有百金之產。丁亥大荒。鳳亭捐穀四十金。以賑鄰里。今其子雖弱。而鄉鄰誌其德。無欺侮之者。頗能自立。且皆曰。此善人之子也。甘泉嚴恭甫待諸弟侄。有恩。衰年舉一子。遂以產分其侄。及恭甫卒。其子熒熒幼穉。諸侄共扶植之。賴以不墜。此二人者。皆一子年幼。而能爲之。樹德智矣哉。可謂善全其子矣。視彼專利斂怨。不旋踵而誘蕩者。所得果孰多乎。徐仲光曰。往訓甚詳。得佐平拈出近事。尤覺昭明動聽。

內省齋文集三十一卷
昔人有詩云。當路莫栽荆棘樹。他年掛破子孫衣。此遠慮也。宜
邑譚襄敏公。族頗微。其鄰多巨姓。公少時。或有欺侮之者。不與
較。及爲大司馬。膺眷倚。威望冠當時。乃待鄉鄰加厚。其家有舉
微時事言者。公懼其脩怨。爲柱聯云。積德若爲山。九仞頭休虧
一簣容人須學海。十分滿尚納百川。吾祖嘗稱襄敏公。和易敬
謹而待人以誠。故能得諸將心。以建奇功。辛丑冬。予過先生故
里。見鄉鄰敬其子孫。且咸稱其厚德。無間言。可謂榮矣。臨汝丘
毛伯中丞。貧時有輕之者。不介意。及爲侍御。晉中丞。謙抑如寒
士。鄰里皆服之。雖陵谷變遷。而其子孫與鄉隣藹然如一。定
可樂也。噫。使恃勢而脩怨。何難取快一時。然怨毒日滋。身後之
危○機○未○可○測○矣。豈○如○以○德○感○人。令○名○不○朽。之○爲○勝○乎。斯○善○於○貽
謀○者○矣。

徐仲光曰。先輩德厚。往往如此。卽不計身後。桑梓之間。固當
寬和恭謹。爲可親。毋可畏。况身後之利。又如是也。此一則。天
下搢紳。皆宜書之座右。

學者立志。先端心術。語云。目不視非禮之色。耳不聽非禮之聲。
庶可爲君子。凡導淫小說。如情史。艷史之類。宜以毒蛇猛獸視
之。豈可覽畢。以亂衷曲。予嘗謂此種邪說。其禍慘於強盜。何也。

強盜劫人人知畏避而不敢近。惟導淫小說則少年無識者反
樂觀之。沉酣漸漬以致情竇日開。邪心日熾。竟化爲禽獸而不
覺。寧特費時失事云爾哉。且強盜剽掠或僅劫人財耳。財雖既
去。猶可復來。以小說導淫則劫去人心。世風大壞。不能復返矣。
予見好觀小說者。窮居則多萌邪念。必有害於身心。得志則縱
其奢淫。必貽禍于風俗。有志自立者。一見導淫邪說。宜卽刻焚
去。以絕其萌芽。斯爲有勇耳。

搢紳之家。往往多畜少俊。教之歌舞以悅耳目。以媚賓客。自謂
取樂而兼逢世術。至工也。不知誘子孫以淫佚。莫甚于此。且
婦女以淫奔亦實基於此矣。嘗見人家有俊僕者。必亂閨門。况
能歌舞以悅人乎。士大夫家聲不淨。多繇於此。夫聲色可好也。
然因好聲色而墮生平辱祖宗。豈不悲哉。易曰。冶容誨淫。夫淫
何可誨。以禮義坊之。猶慮其不能也。忍爲是以導之乎。唐詩云。
黃金用盡教歌舞。畱與他人樂。少年思及於此。能無愧乎。
牧養之利大矣。陶朱以此致富。然必非小人之所能爲。魯頌曰。
思無邪。斯馬斯才。又曰。思無疆。斯馬斯臧。衛風曰。秉心塞淵。騶
駝三千。然則牧養之貧富。必繇於心術之邪正。學問之淺深。豈
區區智術所能力圖哉。每見心術不正之人。竭力牧養。亦多疾

疫之灾。蓋貧富有命。實關天道。非專繇人力也。故欲治生致富者。必一心忠信。一家仁讓。而後可求生財之大道。非特牧養一端也。古者魚不滿尺。市不得鬻。人不得食。數罟不入洿池。不殺胎。不殀夭。雖惻隱之心。有所不忍。亦留有餘。以還造物。致繁息以厚民生也。圖牧養者。宜知之。少平恩。又效此語。無則平語云。天地自然之利。誰不欲之。顧不可以一人。生亦不以一人聚也。此所謂生之者衆也。然欲用人。必先脩己。凡立身敬慎。忠誠公平。正大樂善好施者。則正人皆樂爲之用。其心無障蔽。自足以知人之賢否。而用之。若酒色昏迷。則不能辨別邪正。而

諛之人。日近。敗蕩之事。日多。不惟無益。而且有害。雖有才智之人。必不肯爲之用。故善用人者。其道必本于脩身。

徐仲光曰。此二則探本窮源。可補致富奇書所不及。能如是。則爲富亦仁矣。

風俗厚薄。皆士大夫爲之倡。若能周急救難。息訟解爭。立意利人。而不私己。然後勸人爲善。則人皆樂從。可以反薄還醇矣。風俗還醇。則利已孰大焉。

凡開荒者。必焚去其草。然焚草害及蟲蟻。亦覺傷心。當先鋤草。於日中暴乾。必時時簸揚。令蟲蟻畏之而逃去。然後用火燒之。

庶不致傷生慘毒也。以此意徧語鄉鄰，不亦善乎。

友人與論治生，或曰：水畜利最大，而鯉魚子尤繁，畜以致富，無難也。予曰：其利固大，然殺生之慘，莫甚于此。此亦爲富不仁之一端也。稍推惻隱，必不忍爲。况鯉能變化，是有靈之物，可殺之以求利乎。嘗聞鯉魚曲身受烹，護其腹內，其情與人何異。今以魚子計之，則鯉魚十斤，遂殺數百萬命，而值價無多。吾鄉不過三錢。楚地則價止數釐，爲利愈隘，而傷生無筭。忍心爲此，亦可謂不智矣。噫！貧富有命，害物求富，天道有知，其肯以富與之乎。卽有以此致富者，亦其命也。然他日悖出之機，已伏於此矣。夫命豐者，卽爲他業，而不養魚，未必不富。嘗見一富翁畜池，厚獲勢家，見而奪之。畜魚兩載，魚遂希。勢家因利薄而還之，魚繁如故。豈非其命應有耶。

祭酒魯文恪公諱鐸者，爲舉人時，遠行遇雨雪，夜止旅舍，憐馬卒寒苦，卽令同卧。衾下薛文清曰：讀西銘，不敢慢一人，輕一物。魯文恪清節著聞，爲世名臣，卽此一念基之也。充此仁心，何所不濟。

韓尚書諱邦奇者，爲陽明先生父執。冬至節赴公所，先生貂蟬乘馬，韓公在後。先生下馬，執笏立道左。韓輿中舉手曰：伯安行。

內省齋文集三十一卷
矣。余先往。遂去。先生俟其過。方上馬。待父執之禮。當如是也。陽明先生才高一世。而卑以自牧。所以能建膚功也。蕭山魏文靖公諱驥者。常野服。至杭。以兩人舁竹兜子入朝。陽門值錢塘簿前。驅至。避不及。使人呵問。公曰。蕭山魏驥簿。怒云。說甚。蕭山會稽。固詰之。曰。致仕南京吏部尚書簿。惶恐下馬。請罪。公掖之。曰。老夫失避。官人何故如此。此大有德量。非倉卒所能爲也。魏文靖以乙榜官。至冢宰。享年九十有八。爲一代名臣。豈偶然哉。吾嘗思當官以減騶從爲貴。况居鄉時更宜收斂跡。愈斂則品愈尊。稍一豪華。反自卑賤矣。昔人有詩曰。居鄉喝道

骨頭輕。初入仕途者。不可不知。

都御史王公英。洪武初人。居鄉微服入城。時禁庶民服鞞門者。縛之舟中。取冠帶示之。方得釋。亦無怒意。邑令召之。辭竟赴鄰翁飯。曰。貧人治具。不若令之易也。噫。如此雅量。卓識。迥邁庸流矣。彼作威以怒人。僕僕趨縣衙。而以富貴驕鄰里者。雖欲不謂之鄙夫。不可得也。

吳陳公諱翥者。爲禮部尚書歸。鄰人簷溜侵其墻。家人怒不平。公曰。晴多雨少。不足校也。如是。則無不平之情。無不睦之鄰矣。士大夫日玩此種事。可以益神智。而消躁競。

咸寧雍公泰巡撫宣府捷叅將李傑爲憲副時過家訪舊同學
王生已爲農矣道遇公直呼名約訪韋曲公敬諾至期冠帶俟
生布衣毳毳背隻雞瓢酒至正席坐公事以兄禮與飯必跪受
生不爲動嗟乎能禮故人乃能約束悍將何則有誠心無私意
也○司馬溫公罷相歸洛步行訪康節康節贈詩云宇宙如今有
丈夫予于雍公亦云夫公祇見齒德之可尊出自本心豈謬爲
恭敬哉王生自覺年長以公爲舊時知交而忘其爲顯者率其
本性非倨也噫搢紳居鄉以求友輔仁爲實學稍有貴倨俗情
則正人不爲之友矣正人遠而與諂佞親欲不爲小人豈可得

乎

錢鶴灘脩撰家居以顧東江內艱往吊不與士大夫列唯同故
舊三四人以染作爲業者人持銀一錢市猪首一鶩一魚一香
楮清醑而已薛文清曰凡人自有其貴則爲貴所累如鶴灘此
行可謂超然無累矣至今想其行逕但覺其尊貴人不可及耳
鄉鄰相與論情義不當論貴賤昔松江張莊簡莊懿二公俱以
尚書里居相去數十武每歲時城中祝釐卽往拜櫛工朱節蓋
舊鄰也朱老人頭巾出迎具茶送之出當時俗厚如此此禮當
如是非謙也士大夫能以此睦鄰有不共成仁里者乎

鄴張尚書文定公邦奇父學憲洞雲公廳事僅二楹其一爲叔
居○文○定○善○價○得○之○學○憲○忽○潛○然○淚○下○曰○吾○想○異○日○更○創○撤○彼○舊
居○渠○夫○婦○何○以○爲○情○文○定○卽○取○券○還○之○價○已○他○償○并○不○與○取○學
憲○始○快○如○此○孝○友○至○情○溢○于○言○表○洵○可○謂○慈○訓○矣○文○定○一○承○父
命○卽○取○券○還○之○此○之○謂○養○志○

太師王端毅公恕見子侄輩易鄰居爲室公責之曰是與我世
鄰○奈○何○令○一○旦○遠○去○召○還○原○居○一○不○問○價○此○能○以○萬○物○爲○一○體
者○所○謂○居○天○下○之○廣○居○也○以○此○教○子○孫○所○貽○不○旣○豐○乎○此○等○事
時○懸○心○目○令○人○處○心○日○厚○裨○益○良○多○

目錄

三十二卷

雜說

訓見雜說後

內省齋文集卷之三十二

訓兒雜說後

南豐湯來賀念平著

原字佐平

南城黃樵初先生諱守經與吾外祖同籍其為廣陵二守職防
 江駐瓜渚嚴謝請托過客言訟事者亦常許諾俟客去而後訊
 之諭曰爾不托情無此嚴責於是訟者相戒三載考成竟無一
 函請托者其不以民財媚過客如此雖為循吏宜多怨謗然仕
 至叅政豈非乙榜之傑出哉噫世俗徇情以延譽也謂非此無
 以自全然往往為其所累樵初先生以冷面而佐衝郡乃能擢

太守晉大叅然則陞遷有命不在周旋世法也

徐仲光曰吾輩真能安命覺周旋世法真徒勞耳言之透徹無以加此文之可以立懦者

廣陵牛屠頗衆予初至即諭之以理弗聽有屠者二百人各持

利刃與繩跪通衢曰我回子家不食猪肉非宰牛則無以為生

必欲嚴禁惟有繩刀兩路耳予曰子亦需穀食乎曰然曰子能

辟穀則許爾屠牛曰不能曰然則非有牛穀從何致子謂非牛

無可食亦知捨牛無可耕乎於是禁之愈厲懸賞以招告者或

有語予者曰此異類也網太密而激其怒則他日歸途恐不

自安予曰日屠數百牛則牛價必騰耕夫苦矣予捐一身以利

衆農不亦可乎居久之予將離任有回子十餘人牽予衣泣曰

公去我何以爲生予曰我無善政且禁牛不利於爾當爲爾輩

所怨曰禁牛理也何敢怨公數載苦心視民如子恐去後無繼

之者予是以泣噫義所當行信心而爲之奚必顧瞻而自諉乎

徐仲光曰中孚則豚魚可格世無真循吏真清官耳有則誰

敢怨之佐平之感回子誠奇亦可見人心不死

世言催科必不能緩緩則逋負必多然予見急之而愈難亦有

緩之而反易者此其故何哉實心以恤民計其力而度其時使

內省齋文集三十一卷雜說後

民有餘力。然後優游樂輸。而不煩鞭朴也。嘗聞徐仲光守澤州。辛巳秋。抵任。有請開徵者。仲光弗聽。曰。且俟春初。及春。又緩之。曰。民正艱食。吾寧受叅罰。何忍急之。以厲吾民。至麥秋。始諭民徵課。民喜曰。新絲並出。備課無難矣。於是耗羨畢革。半載之課。一月而輸足。雖蒲鞭亦無所用之矣。又聞梁平叔爲宣城令。曰。小民糧僅升合。有賄差之費。可以足正供。有賂輕責之資。亦可輸十之二。吾與爾民約。不差一役。不用一刑。凡輸納者。不需如。即分錢亦收。民皆稱便。如是三年。竟無逋負者。予所聞如此。則兒輩。最古今豈有殊耶。

吾邑胡南源爲常德司理。三年。擢泰安州守。又二年。歸里。取山廟香貲三千金。攜歸。置田宅。曾雲亭先生語吾祖曰。吾輩乃有此貪人乎。見則必叱之。一日會公所。雲亭先生曰。聞吾邑有廣田宅者。南源面赤汗流。洽背遂閉戶。五載不敢出見人。夫南源所取。不過香貲。非鬻獄所致。似亦可以取矣。乃公議不容而已。又知愧。當年風俗。蓋如此其厚也。天啓而後。敗官還里者。以宦橐相誇詡。視南源又何若也。吁。世道之升降於斯。可觀而天下之治亂社稷之安危。亦於斯可見矣。

徐仲光曰。每讀先輩傳誌。至卓絕不可及處。使人起敬生愧。

內省齋文集三十一卷
今姑勿論。如胡公者，亦安可得哉。到此不覺三嘆。予幼聞市淫詞者，諺名篋底書，蓋深藏于內，畏人見而罪之也。心術雖不端，而廉耻猶未盡喪。及丁卯至會城，見顯然爲市，予掩目而過之。及至都門，則可駭尤甚。予嘆曰：風俗至此，不忍言矣。庚辰與臺省諸公議及之。壬午冬，鹽院楊內美先生語予曰：天下事必不可爲矣。予問其故，先生曰：科道亦談房術，京師徧市淫詞，廉耻喪盡，其能久乎。繇是觀之，端風化者爲治之本，焚淫書而罪其人，豈非治平要務哉。惜乎當日之不能也。聞昔海剛峰爲江南巡撫，疾勢豪之厲民也，有控必懲，於是奸

民乘此誣陷賢紳者有之。蘇人暗投一詞云：告狀人柳跖，告爲勢占事大惡伯夷叔齊，恃父孤竹君勢串通惡兄展禽，內應謀占首陽薇田八百畝，飛廉惡來鐵証，下法莫制，奏天親勦鋤勢安良云云。計開犯人伯夷叔齊展禽，干証飛廉惡來，自是海公不輕准理，必別其善惡而行之。此雖匿名而巧心慧筆，使誣告情狀如指諸掌。海剛峰之悔悟也，宜哉。夫居官一有成心，則奸民乘間而入，又滋一弊。豈若虛公無我之爲得乎。徐仲光曰：至言至戒，賢者往往犯此。予聞亦屢不止。海剛峰也。

世有留心恤民者躬親密訪此最難事也史道鄰先生語予云昔有一巡方矢志澄清常微行訪事當其時有兵備某公廉潔剛方執法釐奸不遺餘力奸民畏其久任也許作流民數十扶老攜幼號泣而行巡方見之問曰此何爲者流民曰某兵備嚴刑索賄民不得生故遠移樂土暫避兇鋒耳再行數武又見流民繹終愁苦怨咨所問與答亦如之踰數武又然巡方大怒特疏糾某兵備貪酷逼令百姓流離載道慘目傷心遂奉旨提問於是士庶十餘萬人皆爲兵備鳴冤巡方大悔然已無及矣其聲望自是大損嗟乎興利除害人有同心對衆明詢自有以實

告者何必親訪以中宵人之計乎

此與上條俱就正人君子畱心經世者指出弊端以垂戒極

是當官要着弟敦實

吾幼時見邑侯徐見初先生最廉且惠先是有鄉宦某占僕妻僕出怨言遂誣爲盜控縣密緝僕逃未幾宦卒無後其繼嗣又踞爲妾僕歸繼嗣以盜主欺孤哀控於縣而執前案爲辭先生曰此厥僕宜痛懲之卽重杖竟斃於獄後十餘年繼嗣又無後此雖天網不漏而邑侯爲誣告所欺則已甚矣

徐仲光曰折獄原非易事尤忌氣粗心緩廉慎勤之外宜

益一字曰處

徐見初先生性廉而執法曾訊一院詞告者理屈杖懲之宜矣乃賂一胥圖反其所訊胥許諾遂於供招鋪張原告之惡情浮於實先生見之詰曰罪不過杖奈何爲此重招將刑鞠答云罪當萬死因被告賂四十金故重增招語使上司見招必駭重其罪耳先生大怒立提被告嚴懲於是盡反前案告者夫悅立謝胥四十金而被告含冤莫愬矣噫徐君廉吏力懲胥役豈知彼能反間竟墮其術中乎昔子西亦嘗言此矣

徐仲光曰奸胥巧于售奸如此蓋因徐公之嚴而用之與包龍圖老胥同居官之難乃爾

衙役欺官取利何所不至爲徐公者奈何曰當日覆審不移前案另將經承受賂再加嚴訊則真偽庶有辨乎

弟敦實

饑民奪穀問官多引強盜律斬之有言太重者有言不如是則無以靖亂者其說何居曰皆是也當橫奪時初訊者不嚴懲之何以禦亂迨事平歲稔覆讞者何忍不寬恕以雪冤此所謂權也然則事可游移乎曰此與他事不同凡讞詞堅如金石雖以弗移然此大侵而謀食情固可矜初審讞詞若不開其生路燬煉成獄或施以慘刑則大干天和矣必外嚴而內寬斯得其道

持論極當有禮有情并有

時勢不可執一

若夫踰年覆讞者自當立爲解網勿令庾斃庶可無冤民耳時勢既殊前後重輕不妨稍異惟此事爲然

權衡極當以此議法又何憂其不平乎饑民爲盜始于奪穀終至揭竿先輩亦言盜有數種獨此宜撫亦憐其非得已也然事後而議寬誰與先事而爲之地使不至於亂爲良有司

其加意于此哉

弟敦實

犴狴苦矣而古人以爲福堂何也蓋人至監禁官長日日呼出諭之以理義叮嚀告誡開其悔悟之心則收禁未嘗不可况強勇敢習拳棒者久禁于獄則雖欲跳梁亦不可得矣無所施其拳棒然後悔罪圖新則犴狴真福堂也故治拳勇之徒則又以淹禁爲良法然非呼出日訓戒之則禁之亦無益耳

徐仲光曰是犴狴中教化

十餘年前重犯雖有冤枉不可輕釋何也彼爲牢頭則獄間之造惡已多况彼所與者皆凶惡之人所聞者皆邪僻之語習染既深心術日壞倘宥而歸里則彼將險詐之事日與後生小子言之以自誇其智術其有害于風俗甚大故雖有冤情苟非衆稱良善不可輕令出柙也

黎川魯百宜者素有恒心有俠氣因宗族一牛屠擅殺閩人株

連擬大辟。頃之爲牢頭。有入禁者。百宜必加意體恤。貧者却其
飯。貴嘗曰。吾前生業重。故有今日。何敢怨天尤人。祇默默懺悔。
以救來生云爾。居無何。百宜病卒。凡在獄者。皆痛哭不已。宗鄰
聞之。莫不泣下沾襟。嗟乎。百宜一重犯也。繫獄而行善事。不亦
難乎。然則居官者。克其惻隱。則獄間之善惡。亦當詳察。可謂牢
頭重犯。盡皆惡人。而不一加矜恤乎。

徐仲光曰。此二則合看。纔見仁人苦心。

假命圖賴之風。必不可長。凡自縊投河服毒等情。槩不准理所。
以杜輕生。全民命也。然亦有無可奈何。因而自斃者。律言威逼
謂其有威可畏。而逼令自盡也。如兵卒陵貧民。鄉宦虐鄰里。衙
蠹欺愚民之類。真威逼也。豈可槩真不問。以長陵弱暴寡之風。
哉。若夫強有力者。誣小民。威逼官。亦准理。則素不究心。未解威
逼之義耳。

徐仲光曰。威逼雖非打死。與假命迥殊。宜辨。

廣陵四達之衝。冠蓋繹絡。予無暇讀律。止取人命強盜二條。及
慎刑錄。朝夕讀玩。又請臨川徐景梅。嘗講律例。景梅云。強盜與
謀殺迥異。強盜志在得財。故不分首從。惟以獲贓爲據。律曰。但
曰皆者。此也。若有復讐而謀殺者。志在復讐。故主謀爲重。而爲

從者皆可減等。今止聽訟師開贓而陷人以皆斬之律，亦已過矣。是時江北多謀殺報讐者，當其時亦必有同行之黨，亦間有所得之贓，從前問官或徑指為強盜，或以分贓比照盜律一案七八人，或四五人，不分首從，槩擬大辟，而究其實則未嘗有贓也。訟師謂不入其贓，則不能制勝，而問官遂為其所愚，豈不謬哉。予在廣陵數載，於四郡三州昭雪無限，而以謀殺分首從為之減等者，其事最多。各院與刑部覆勘事，皆依允，未曾駁一招而去任之後，百姓頗無怨言，亦以深詳律意得於景梅之教，不敢忘也。

可為

此中功德無限，誰言刑官不

徐仲光曰：強盜皆辟止亂也。謀殺減從，原情也。事體本殊，律文則異。然謀殺中有主謀，亦有下手，則不得以從減之。要不可執槩擬盜律大謬矣。

天下有無其理而有其事者，不可不知也。吾宗某兄子婦李氏，孀居勵節。一日其弟李某來省姊，坐定俄呼其黨入室，罄掠姊財，并奪一小鬟而去。時方日晡，既去，孀婦泣白其翁，翁控縣而非行掠之地也。當午飯後，非行掠之時，彼實娶婦胞弟，非寇賊之流也。小鬟有口，又非可掠之物也。假使予為問官，必以誣告

斥之矣。然此事最確。鄰里共知。則事出意外。固非可以常理測。訊獄之難如此。可不慎歟。可不慎歟。

甚矣居官之難也。吾里余某。以匹夫橫行于一鄉。而一鄉士民。莫敢與之爲敵。今守道訪提。而斯民惴惴。不敢出盾焉。所害百餘家。其間敢赴愬者。不過二三人。而此二三人者。亦惶懼而不敢盡言。詢之於衆。則農工商賈。皆畏入公庭者也。予察同鄉數十里內。數千人之中。敢入公庭者。不過五六人。又皆游食不端。生事擾民之輩。其餘小民。一至公庭。觀氣象尊嚴。皆戰慄惶懼。無所措手足。然則公庭之所質。皆非良民也。故良吏聽訟。隔別

聽訟要法盡此

而詳詢之。其於証人之言。必不輕信。又必不崇體統。盡去威嚴。與百姓相親。如父母之於赤子。庶鄉愚疾苦。不壅于上聞耳。予分巡粵東。審一盜案。唐確、綸等。皆來與所扳也。來與斃獄。確綸擬斬矣。又扳曾秀沂等六名。亦繫獄。猶未成獄。辭閱卷擬辟。僅執月光下識真一語。予呼原証婢女梅青。詳訊如初。問其何以識面。則云我在屋上望見。問亦塗面。否曰未糊。問其屋。則曰高丈餘。予曰。月光朦朧。而登高視下。且遠望。豈能確乎。况舊僕劫主。身自上盜。而不糊面。易形。獨不畏人議。其後乎。駁陸通判再訊。陸問梅青云。劫係何日。曰初九。問何時。曰夜半。後陸曰。果

夜半後非黃昏乎對曰然陸曰初十之月夜半而沉安得有光
照人來與斃獄在矣况所板乎予大悅立釋諸人嘆曰既無月
光而初訊者惑之予於此猶費躊躇遂忘夜半智豈可專耶
陸別
駕名世廉字起頑蘇州人以薦辟起家

昔予爲廣陵推官遇兄弟及親戚構訟雖辨其曲直而不施刑
不重擬者懼深其怨也惟是委曲勸諭動之以天性感之以至
情曉之以禍福必使其悔悟和息而後已初任稍嚴一載後全
用勸化反覆開導弗敢憚煩雖爲刑官經月不笞一人或笑曰
公當爲朝廷執法今僅爲和事老人何也予曰古所稱執法豈
在嚴刑凡辯冤理枉堅持不徇者皆是也和事老人不猶愈於
酷吏乎

徐仲光曰嚴以懲奸而慈以撫衆昔受教于佐平如是非廢
刑之謂也末數語自是名言
執法二字不易確註弟敦實

其法一平不為野語

其法一平不為野語

翁中出日... 以... 而... 以... 父... 平... 吹... 張... 新...

謂文平

五... 既... 以... 辨... 密... 駐... 玉... 壘... 赫... 不... 麻... 香... 骨... 長... 此... 味... 事... 米... 人... 今... 會... 館... 藏... 印... 文... 平... 吹... 張... 新...



